



登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序

奉送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致政榮還序

弘治六年冬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東鹿賈公凡三疏乞罷政歸老
上不許嗣歲春復上疏辭益堅乃許之 詔給驛還鄉有司歲給祿二
十四石及從者四人公時以告在家得 旨起謝卜日就道侍郎徐公
謝公率僚屬設祖帳都門外而以贈言屬予予素厚公知歲時還往非
一日雅亦將有以為公贈者惟中古以來士鮮自重年及而不知止必
俟乎謫于言戮于事厭薄于人而後行使上下之間不能無憾豈古今
人誠不足相及爾邪公事

英祖

憲考暨

今上自御史歷佐外臺進都憲少司空正位六卿兼輔 儲極所巡歷

則南抵淅西至陝走山東西河南北又奉爾書督三關鎮靈武視畿甸
足跡半天下匡時之策活民之功禦侮之績彰在人口不置其長冬官
最久綏羣工省邦費繕太室而與大政其勞多其勲著樸茂之行介慎
之節始終不渝殆近所未有也然公以守邊苦寒得未疾不任朝謁
顧其精力健且未及引年之期坐理省事無弗可者而章上至再三得
請乃已蓋保晚節而不貪其所可止者古大臣之義也

聖天子以三朝舊臣不可釋故於其告歸也優詔慰留至四請而後
從之班公廩以佐其養畀從者以給其勞恩有加焉蓋示殊禮而不
強其所不能者古聖王之仁也義盡則事上之禮得仁洽則逮下之恩
溥若是者固非繫一人之重輕而已東鹿去京師六七百里安車坦途
不日可達鄉之父老子弟奉几杖而俟警效者絡繹于庭寧不嘖三歎
曰視有所適黻厥薄而後行者實不肖遠矣其歸榮哉比使後來者知
自重而以得為戒其為士風之勵不又多乎哉予不佞嘗僉員吏官竊

窺公之所以事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蓋千載一時不可弗之紀也
故因二公之請不辭而書之乃若釋軒冕之羈而獲田園之適如鏡胡
香山故事此便私計非所以屬公也

都尉周公贈行詩序

予嘗讀漢之詩仰見宣王之謹災恤祀省躬憂民其一念之誠至於
易爻為祥更歎為當使王德盛而國安身雖去之千載誦之惕然如生
其時感其事者又因以知其臣若仍叔之為賢而詩之教可與政通不
誣也乃弘治七年春言者以南京帝業所基而去冬有風雷之變宣命
一大臣奉奠孝陵禮部為之覆請

上凜然是之顧在廷之臣以親以賢蓋莫有踰于駙馬都尉周公者乃
為告文寓省愆至意副以香帛致齋臨遣又賜筆書劄其行蓋儼亦
皇祖之在宮也於是公頓首陛辭即日就道凡朝之大夫士自尚書
倪公都憲大理二屠公給事孫公以下多形諸篇章為贈而平江伯陳

公屬子序仰惟

聖天子謹災恤祀有能憂民之心宣王之心也在廷同德之臣於公之行而有贈言之幸意擬于仍叔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願忠與善之情一也吾知公晉謁 太寢之下精恪一心以達 帝命俾我

皇祖降監

聖天子孝誠而孚佑之諸福畢臻海寓清晏親宣王之盛德大業儼美無極後之誦其詩者知親臣之中有賢如公焉是宜序之以申警于執事者公號草庭嗜書博雅喜為詩效行也周履山川而感于聞見亦必不能已于言者復 命之日予將請而觀焉則公之所以副 隆委而增重使華者益可徵也

贈貴州按察使汪公序

弘治六年秋七月三日實

今上皇帝聖誕之辰凡方嶽大吏悉表上京師以慶而山東按察副使新安汪公希顏實預在行公抵東昌而得報云有 旨已進公貴州按察使矣至京師 陛見之明日始入謝慶禮成而後入辭往赴任焉監察御史謝君廷獻請予言曰前此七年吏部嘗進擬汪公山東按察使不果乃今以副憲有 命焉凡知公者孰不為之喜而况有桑梓之義者哉是宜有言為祖道之贈敢以請而予於公有媿好不獲辭則告之曰凡吾人之所以為公喜者豈不以其滯之久而身之難哉古之典銓者任資格若裴光庭或失之固不執例若寇萊公或失之通仕途詭譎非一日矣而中世以來益又不然意在資格則曰是豈可以系令甲哉否則曰是其人之才智宜擢之不次也蓋一切以造命自任故滯之久近與身之易難誠有非輿論之可預料者矣雖然士豈以是易其平日之所操者哉其滯也不以戚取安吾分而已其身也不以喜懼吾職之弗勝也夫如是則君子入矣滯之久身之難若吾希顏亦何有所加

損於其人哉希顏自進士入刑部為主事員外郎出僉憲事以副以長
歷闡楚山西東及今貴州前後三十年足跡半天下凡難決之獄難集
之事經希顏者決之明集之勇蓋不知戎何髮雖亦漸變而志愈健識
愈精政體愈熟矧當一道提刑之首任可以專行獨濟者哉吾見其職
之克舉無難也貴州去京師西南萬里所轄皆羈縻州郡近方
詔邊帥出兵伐叛夷其地弗靖者數歲希顏往哉展布其才猷以佐軍
實振風紀綏遠人用副
上之寵命而答公議之少伸者名位鼎來將自茲始士為公喜且有甚
焉大抵又滯而大身者數之常也人固莫如之何也亦求為君子而已
矣

贈四川按察使洪君序

弘治癸丑秋七月江西按察副使錢唐洪君宣之以賀
聖壽而來道中得邸報云以薦得 旨進四川按察使矣君猶到京師

禮成而後 陛辭赴任於是時鄉人翰林侍讀江君文瀾修撰李君子
陽以君之進擢實 異數不與常選者等宜有言為祖道之贈而屬之
予憶在成化乙未科

先皇帝策士于廷予備員受卷洪君之名已當首選輔臣以鄉曲避嫌
置二甲第三聞者蓋莫不惜君而予親見其事每 歎士之出處恒有
數默存其間豈人所置力哉君筮仕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 嘗兼
署他司或按事四方其才之敏識之通所操之公上官實倚之而同列
要自以為不及也吏部嘗進擬大理丞不果有江西之 命久之江西
人無不稱其賢吏部又進擬大理少卿不果而有今 命蓋自舉進士
及茲十有九年矣凡其家所成志可行者或佐其長或專達于
上而洗冤澤物之功及乎人殆不可縷數才猷所積聲聞所施如水湧
山出宜其致位三品當一面提刑之責而有今日哉中古以來士或厄
于權要而不得行或迫于衰晚而行不逮或困于諛忌而無可行之地

雖顏學伊志固不如何也。使君以策士居者，選優游乎翰墨之場，迴翔乎班行之間，於自暇自逸，如退夫如處子，則有之矣。烏能使其事之達而志之弘有若是之燁然者哉？夫刑聖王之所重也。昔穆王命呂侯訓刑四方，所謂司政典獄者，非今十三提刑之任邪？然先儒以布刑迪民，全皇陶而稱伯夷為探本之論，則今之長提刑者，豈可不以是為監哉？蜀云京師最險遠，其訟之難理，與其吏寬暴，廉汗之難于舉刺，從昔已然。吾見君之享與志將大有所作為，以上師古人之求以副。今天子汲二用君之意，崇階祿賞以顯君于異日者，人豈能復置力其間乎？然予竊有告焉。蓋嘗以謂顯不顯數也，守其學堅其意始終一致而不以時為前却，則不可諉之數矣。君寧不悉乎？是而予不能不有言者，亦愛助之意哉。

贈康君召和赴曹州判官序

弘治六年春，予自新安被召入京，鄉友國學生康君召和亦將謁選。

上吏部得聯舟以行，蓋抵京五月，有曹州判官之命，予往賀于寓邸。君作而有懼色，曰：「某不佞承父兄之誨，亦思有所樹立，而十試場屋弗利。今且倦矣，試吏大州甚恐，無以稱塞為人佐者之責。惟鄉先生何以教之？」予曰：「君烏用懼？是而需人言之為重哉？吾聞之養之深，則施之大困之極，則亨之初也。君之先子以進士甲科授主事，歷戶兵工三部，知辰州府，為特聞人。迪諸子以問學，而斥統綺之習，由是君之兄用和自監察御史歷禮部侍郎，大顯于。」

憲宗之朝，君之弟致和為學正，鄧州嘗典文衡京闈，蓋新安以世經名。一時者必曰：「初門康氏而君數奇，不獲蚤以其才見晚，乃出佐一州，殆所謂養之深，困之極者歟？」然其據者不足以盡所志，其蒞者不足以當所蓄以勢觀之，宦履之身宜自茲始，而猶若有懼色，然者謹其小則大者可以馴致，持其初則其終之保而不渝可知也。曹隸兗府轄二邑地千餘里，在前代號富州，嘗以建宗藩鎮節鎮，而近世以來數罹水患，按

行之臣與上官分司者輿馬旁午文書委積雖州有長貳任其責而判官實均其勞事成則譽興而數則咎至非操慎而力勤者亦未見其有濟也然則君之作而懼者亦誠有見於是而非養之深困之極者殆不足語此也君學熟于春秋既足以應變而政典文武出于家庭者又足以得師吾見君之所施者日大以成名與位升上顯其親亦儷其兄向之所自懼者終更以自喜而不腆之言其何足為君之重輕也哉雖然辰州使君先友也予不及奉几杖聆誨言而獲與侍郎公交厚善學正君又予丙午京闈所論之秀也通家契分非一日之雅則於君之行安能禁不一語以自例于恒人而不少致夫愛助之意哉

瞻雲遠意圖詩序

富陽何處士秉彝年五十即為其鄉飲介賓邑大夫又恒書其行義于旌善之亭為一鄉勸蓋以德善重其人甚久處士生五男皆迪之成五男者亦皆以孝聞曰洽以明經舉弘治庚戌進士第而處士則年六十

矣歲十一月十六日其始生之辰也進士君以官守弗克致一觴膝下乃繪圖曰瞻雲遠意而相之以詩將寓婦稱壽請予為之序予聞之宣聖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先正亦有孝子愛日之說蓋知其年則思有以引其樂愛其日則懼無以致其隆皆入予至情不能已者終歲且然而况其歲甲之一周乎終日且然而况其始生之日乎夫思有以引其樂而懼無以致其隆則將如之何其可也來色不足說其目絲竹不足娛其耳於是乎為之圖以宣之為之詩以聲之使其親目之而說耳之而娛曰此吾子之情也其神怡其體休其所歷之甲子雖由六十而底于耄耋期頤之域焉可也然則進士君之所以樂親之心而養其志者不異乎人之所以為壽者歟望雲事出唐相狄梁公凡後世之懷思其親者例以為說而士之能有志梁公者蓋鮮也梁公之父雖不顯而後世知梁公之有親者以望雲之事播人口也進士君以清才妙器進為世用在他日當有 貤封之典為其親之榮有祿奉之為其親之養有

蒞官行已之業昭其親之德所志于梁公者不但已也處士居富陽山中少失恃而事其祖蒯莊翁夫婦極孝迨其中歲自號怡菴放情山水以適其所適而無外慕始有類于古之所謂逸民者吾知其年益增德益邵則進士君愛日之情益篤引其樂而致其隆則所以為圖與詩益富其志之可企于大賢君子者益大且遠矣予於石埭張進士輝有一日之長而輝與洽也善嘗與俱來本是舉而知其人之可與也以是序之俾為稱觴者先云

大司馬致政薛公八十壽慶序

世之應備福享高壽者亦必有拯溺靖亂足國裕民之功夫然後食其報而未艾引其慶而有餘非薄之勞而淺之積者可比若今濡須薛公先生非其人哉公之曾大父當元季從高皇帝渡江實侍幃幄參廟謨歷官大司空而不究其用以終家徙瓊州公生七齡即負有亢宗之志已而登甲科為地官屬以至侍郎

佐工部晉大司徒又晉大司馬嘗治水汴梁餽師二廣總餉京師贊機務于南京當

憲宗時凡一再乞休致始得請賜勅褒諭開居十餘年而壽躋八十年以恩例晉階榮祿大夫位一品焉蓋

英朝之臣起壬戌進士而至六卿事三朝恩禮始終福壽並隆者公

一人爾盛矣哉中世以來未有也然竊窺其所以獲是福壽者以公之在汴梁也出其城郭王宮解宇廬舍于墊溺潰決之中所全活甚衆

又浚陳留河道餘四十里而汴人始有奠枕之樂其在二廣也適嶺每凋瘵之餘悉心規畫使士無饑色民不告瘁又贊其主師破積年之逋

寇而廣人始有息肩之幸蓋公平生勲績在朝著孔多而拯溺靖亂足國裕民誠有大焉此其為福壽之地而非常人之可及者欤中書舍人李

君珙等於公子不有同官之好繪嵩嶽春光圖而詠歌之將以壽之下月三日壽公于第請走序之走之走少保襄毅公與公同年進士兄事

公極友愛故走以通家子獲拜堂上親兄杖焉蓋自其貌則清勁古雅而側媚躁慢者自失聽其言則詳練洞達而回衰淺陋者自慙考其行則忠厚畏慎而傾險浮薄者自沮世惡有如是之大人而不庸備福享高壽者哉圖取詩維嶽降神之義又兼取所謂如日之升如松相之茂者然則八十而議軍國如宋文彥博九十而位中書今如魏高允百歲而為計相如漢張蒼俾我朝有人瑞之符

聖天子行乞言之禮杖于朝養于學昭君子陽德之健示吉人晚節之堅取徵是圖可前卜者宜有巨公名筆為國家老成人頌而貌焉小子所稱述者惡足以重公而副尚齒好德者之意哉

贈知霸州徐君考績榮還序

近之為守今者多不獲以時上其績于朝蓋或錢穀之糜或簿書之糾上官必持之而士亦每患其跡之淹弗克自振焉有克振者必其才足以適用而過乎人者也然君子豈以是為得失而加諸心哉亦求盡

其職以不負其所學焉爾弘治癸丑八月知霸州長山徐君本良上其績于朝書上最廷謝而歸教授仇君東之其鄉人也請一言為賀子素愛仇君知其友必端而不以舜則告之曰考績之典尚矣本其操之嚴縱或之臧否而治之隆汙繫焉其法蓋均于內外而於外加詳者重民也子每見守令之以考績來者必上官先覈之而後歸于吏部吏部覈之以送憲院憲院又覈之而後引之陞見曰某也稱某也否稱者因任否者責效于後來於是王音可之其為勸懲甚大士惡可自例其身于恒人而不求所以稱其名哉霸州在畿內為支郡轄縣三地之下者多水患上者類并于豪強故其役繁而事殷其民恒饑而治之成也弗易徐君以其學施諸有政錢穀不足為之糜簿書不足為之糾上官嘉之下民頌焉謂非其才之足以適用而過乎人不可也矧君以進士發身歷知趙之寧晉閩之松溪兩縣嘗上其績獲書最而進一州迨今三年其政再成則繼此而外陝大府內長部署其施當益大聲當益閱

君雖不以振為得然課吏勸功在 潮堂以為吾

君重民命而圖治理者顧豈可緩哉予家河間與霸接壤時聞人道徐君之政之良不獨其州為然凡異境之訟難平事難集者上言多以委君計君亦嘗至河間故予雖不獲識其人而聽其名重其能不自所吝者故輒書以貽之非能以重君也用以為後會之張本云尔

贈南京刑部員外郎白君序

每歲日長至南京諸留司例有表上 賀則委其子部一人奉之以行惟弘治癸丑冬南京刑部員外郎武進白君圻輔之寔來當是時君之尊公自右都憲進刑部尚書 寵任方隆而君適至獲視膳者月餘其言旋也刑部諸司屬設祖帳以餞而請予言為之贈惟古之人於行者必有言何哉蓋將因離合之不常而致夫責善忠告之義焉言之必有益乎其人也白氏在毘陵為巨族自求樂以來奉 廷對者六人舉于鄉者三人政典刑書具有家法可自得師矣亦何俟乎予言矧尚書公

歷事

三聖出入勤勞幾四十年其立 朝則有匡時謀國之忠其奉使則有 諾奸拯溺之功所存重厚所發清恪君皆得諸朝夕熟耳目無外來者 縱有言亦不過迂左之常談其何足為君之益哉然古之君子不以所 已有者自足而益求底乎遠大亦不以人之已能而不以遠大曷之故 予於白君亦竊有進焉夫兩京之為任者衆矣而君獨有親位六卿佐 天子秉禮而來供子職而後去橋梓相輝簪笏後先既盡乃公而克遂 其私求若君者寡矣此誠

上之賜與其家之慶而不可羨慎者也然則君何如其副之而後為得 哉惕然不以門地自侈而益晦歛然不以才力自足而益勤退然不以 譽望自多而益敬持此以答 上恩而大其世烈以繼尚書公之芳躅 斯固諸公之所為贈言而以為君之益者乎雖然君豈不知此者顧友 明之情愛莫助之則固不能已干言爾君叔父廷臣尹崇仁以治最聞

亦以是之考績至父子兄弟胥會一堂計相告語者非理官之良規則
祿身之要訓付受勤倦殆有非常情可及者迂左之言正可備祖道故
事而已其何足為君之益哉予不佞辱尚書公之愛良厚往者同考禮
部嘗得君從父尚寶鄉宗璞考南畿受得君弟坊世契之父且深宜有
進于君者而况重以諸公之請哉

贈成都太守魯君序

弘治癸丑冬吏部以成都關守請擇官踐其任而以大理寺正魯君求
清名上 詔可 廷謝日有識魯君者善曰得人哉魯君起進士為評
事大理進寺副正十餘年於刑曹憲院所論獄無慮千數重輕疑次惟
所處而當

今上初嘗而閣論天下事多見采納而况今之為郡及藩臬有聲者類
自理官出魯君誠宜膺是選乎哉或曰不然有司以牧愛為職理官以
清強為能故言治者必曰措刑而手方以為稱其官何也是非乃所知

也夫刑輔治非以厲民則清強者固以為牧愛之地乎仲一人而善者
勸辟一人而不善者懲夫然後惠可達政可理而謂措刑者推德之論
爾豈獨施諸人者為然哉因念棄之令而益恭案汗墨之條而益庶玩
誕欺之文而益忠蓋古君子之律已也必刑之懷其愛民也必刑之監
而謂今之理官為郡及藩臬類有聲者豈不誠然哉並緣其手以吏胥
為治刻覈其中以仇盜視其民此用法者之過而豈法之過哉成都去
京師萬里所轄幾一藩之半鎮撫重臣及三司皆治焉其地要其事劇
其民勞非他郡比魯君以詳練之才通碩之學而司天下之平也久茲
之往也以清強倡其僚與屬而牧愛其人其人之善者有所恃不善者
有所警則其惠之達政之理也可必而論者益將驗夫理官之善為郡
雖進而一藩何有哉彼一切以德化藉口無所事之曰將以措吾刑使
善者弗伸不善者日肆而已慢游其間以規善道蓋米之有也吾郡汪
公文燦自御史言事左遷歷成都守近參政按西魯君實代之而文燦

之姪守貞以起復至又代魯君故君之行也守貞率同官僚之請于言于於二汪為姻家且知魯君而亦竊為蜀人喜也故宋或者之言為贈若鈞考治辦之嚴縱與繕程供傳之簡繁繁有司之常者皆不著非不著也無事乎告也

送學士曾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六年冬吏部以南京翰林闕官長著事聞 詔下內閣大臣大臣以左春坊左諭德奉和曾君士美名上凡一再乃得 旨進侍讀學士仍如祿一秩以行蓋

聖天子垂意儒臣首選不輕畀人故特示重于庶官若此曾君卜日陞辭故事自元老以下皆有言贈而以次授之序破政不佞適承之不辭惟世之持議者謂翰林之臣有簡逸而無繁勞恒竊以為未然夫翰林之臣日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無吏事則疑其為簡逸者然其孝將歛之一心而安散之萬彙而合放諸四海而準非極繁

勞莫之有獲而况所典者上之為 講筵為記注為貢舉所以輔

聖孝裁二代之紀而招俊又干天下類非可以責人而代之理下之為文章為歌頌雖其用非大業所關然以之宣人情而達政宜養之不豫亦不足以酬物行遠然則官翰林者誠日不暇給而謂之簡且逸哉彼徒見更治之冗弗勝而疑此之有晏安之適則云爾然士有弗用用之斯其操有要其出有本亦為冗之足虞哉曾君當成化戊戌奉進士弟一人入翰林為修撰年已加長在館中退巽如後學嘗連考禮部號得人而遇苗參即扣閣論事更化初自南京侍讀 召還與修

先帝實錄成始進官春坊侍 講筵以有茲 命然君之生也甚健其才力精敏雖英妙或有所弗及故眾論猶惜君不亟見于用者是亦不然君子之學為己而已將何所見而後為得哉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幸免于吏事所謂日不暇給者計曾君之心豈以老壯而異邪學之愈遠則操之愈約出之愈密亦何簡繁隨勞之有古之人蓋

有收效于遲莫而其聲實甚茂炳然至今者矣前此南院為張君廷祥以親老得請歸南自曾君實代之張君之門生為祭酒謝君鳴治其年加張兩歲謝君之門生為侍郎董君尚矩其年加謝四歲董君之門生為曾君其年又加董六歲蓋老生奇士久閱而不克目見非具眼者亦莫之識也曾君行哉所以答聖天子慎簡儒臣之意而副贈行者之言亦確有不負此學而已敏政在翰林嚴廷鉅無所與齒輟因曾君而道其職務之所得為者共加勉焉

送馬君知堂邑縣序

溧陽馬君世傑以鄉進士需次于吏部久之乃以治癸丑夏授知東昌之堂邑縣事其鄉友人戶部王事史君文鑑請予畀一言時予方奉召入朝未有以應也於是馬君赴任踰年而史君亦將董餉事于淮上行矣間過予申其說念終不可無復于君者則為之言曰堂與館陶接

壤漢陳午以尚館陶公主封堂侯後世因之以堂聲邑以為縣唐來以來或隸魏或隸博之即今東昌也夫堂一邑爾在漢為侯國與實成湯沐地當武帝縱侈之時其民之苦于供億有不可勝道者矣在唐宋屬河北介魏博間當三鎮與遼金之微擾蹂躪之患始有甚焉自我高廟有國初即命將下山東還定安集其民人今百餘年而堂邑之為樂土久矣王賦有常而守臣各安其職分以求副德意所謂供億之苦蹂躪之患蕩無聞焉即今之為令于茲邑可不謂之幸哉推所幸以自見于吾民豈有不得其職者哉雖然自比歲來山以東恒大侵曠涉不時民流亡什八九

天子惻然有東顧憂至勤大吏出大農之費以佐賑恤則堂邑之為縣又不可不謂之難理者矣豈天下之大勢因而樂之而困往來相尋必候賢者隨其力之所及為之而後可以向治邪馬君治伏氏書明于治術其居簡畿所聞見博而能擇非一時迂陋者比夫其非迂則才足以

建事非陋則識足以長人推而大之無施不宜而况一邑哉今東土之
疹者平饑者興逋逃者漸復此治幾之一始也勉哉然之以不懈持之
以不矜遠望邑于樂土而功名與之偕升使人知儒吏之效若此之予
之所以為馬君贈者也

新昌縣尹佐時姪壽六十序

佐時少為績溪縣庠生性樸而孝勤作經義文字恒屈其長老年十九
即上南畿秋試然數奇不獲向將強仕矣乃上其業太宰從予遊久之
試畿北始獲雋有司則年四十有三矣又十年始入吏部銓獲
廷授知瀾之新昌縣事新昌政劇而民諱曉難理佐時為之六年稱治
蓋其始至即躬履民畝勘實而減其稅十五令再歲糧失賦者停其稅
佐時戚然曰吾不忍為此急征也寧吾餓以俟民熟乃親勸農無間遠
迎果連熱而賦心完佐時自處極清約子舍出入有禁有所質食用書
之簡以稽之其賦訟重輕惟所當不以權勢家執政為則却訟有待至

五七年者徐辭之勤倦敦諭以大義所在至使異者革頑者化度其政
已孚則以其暇日與校庠築義塚建津梁開新路修春膏院而於廣儲
蓄一事尤詳由是民之秀者有教困者有恤君不告饑行不病涉生有
養死有威威行惠流盜戢奸弭其效至於猛虎就禽嘉菊呈瑞卻使者
屢獎勞之以為一郡六邑之冠會巡按待御與憲使交惡凡為其所賢
者必致之理而佐時與焉然實無一類可指也佐時乃自請解印去吏
民大誑走上官懇留不獲攀挽而泣送者千餘人又相与樹碑頌其功
佐時殊不色愠謝父老曰吾方樂歸爾築歸樂留于故山日與兄弟子
姪治家講孝益敦行為族黨先初佐時壯未有子晚得男曰範甚慧而
不凡人以為善積之應而佐時年六十益健其弟素時壻馮語各以書
來曰願有慶也佐時雖於予為族姪然實老友誼不可辭惟物之畜久
而發遲者其凋必後其實必堅若長松古柏之凌風日飽雪霜歷千歲
其色不改其膏液之餘化而為茯苓凝而為琥珀往之有焉佐時以四

十登科五十八仕維澤被一邑而弗究其所施以老則將福之備其身
肖子之嗣其美如松柏之茂無不尔或承者不十可知矣予故歷道其
政績如右蓋匪獨以為壽筵之光亦將使夫郡乘之間有采循良而為
之立傳者得有所考焉若其家世之詳與平日孝友之行已見世譜及
他文者茲不復贅云

贈進士徐君赴寧國推官序

弘治甲寅春武清徐君文淵以進士 廷授寧國府推官頗行有言于
祖席者曰君方釋簡策去鈔槧無幾乃遽出為有司左簿書而右法律
意其於吏事也去習奈何予曰不然士之孝豈徒空言而已固將以適
用也况君之祖尹東阿父尹稷山嘗有聲山東西矣政典家法具在君
誠所謂駕輕馭而就祖途者其何有于一郡哉或曰君之先二令君所
主者養民之政也君所任者制民之刑也惠解予育與禁誥考訊如之
何其和能邪予曰不然養民者懼傷其生刑民者懼戕其性刑者所以

輔其養也交相益而不可相無者也孰謂其歸之弗同哉或曰君畿北
人也其先所歷者齊魯晉絳之境今寧國舊楚郡在畿之南相望數千
里風氣不通民俗異尚吾又見其蒞任之為難也予曰不然四方者男
子所有事也君明于經術負才遠而憾其世澤之未廣也將有康濟之
志焉其奉大對財已紓所蘊思有以自見矣試政 朝省間則又於中
外庶務畧窺其大凡矣矧君為故太僕大家宰監山王忠肅公之外孫
其得于內訓私淑于元老者有自器業之闕門閣之耀遠當基于此而
論者乃以南北為履殆未之思乎近世著令凡御史關員取足于推官
之有成績者雖暫出其入也可期亦在乎勉之而已勉之而俟其成使
人稱曰此士之有用者也此刑官之無警者也此畿北之秀也此循良
之孫子也此忠肅之訓澤所敷遺也夫如是則君為無負其先與其子
而於 朝廷命官之意亦庶乎其可副哉於是衆以予言為然予早受
知忠肅於公于錦衣揮使君相還往甚厚而休寧於寧國之太平階境

也舊嘗受一廛亦誠私幸其惠澤之漸披有日因次第之以為贈行序

太淑人江母陸氏八十壽詩序

古者內行不踰閭近世乃有以文字掄揚稱慶其德與壽者何哉蓋所謂不踰閭者樂論其常爾成周成時諸侯大夫之夫人其親嘗奉祀祠天天下之美風于召南而母之壽頌于魯則所謂內行者固以焯々人耳目其孰得而掩之邪今有人焉被綸封於公朝示儀軌于宦族則於其德與壽而掄揚稱慶之母亦有得於古詩人之道意者乎太淑人陸氏世居錢唐故山東大叅江公之配今翰林侍讀文淵君之母自其初歸大叅公歷相之筮仕黃門而有孺人之勸訓育侍讀君趾美甲科官詞林而有太淑人之誥賢智之性儉慎之德慈孝之行未始以貴而驕老而怠媼黨師之宦族慕焉侍讀君之元曰澄潔皆克家其弟曰深溥洵亦多在庠校世其孝而侍讀君又分祿故鄉以供養太淑人安之起居康強八十伊始其德與壽觀詩前集未錄諸篇之所風與闕官

之所頌者殆無歉焉於是修擬李君子陽於侍讀君同官且同鄉也以太淑人誕辰在歲五月望後一日不獲登堂拜慶命工繪王母蟠桃之圖而請諸薦紳詩寓上為壽屬予序予先尚書義毅公與大叅公曾同給事中號莫逆而予於侍讀君獲通家之誥也久因不以辭而嘉歎曰淑人之壽與德盛矣使其声實之不踰閭得乎然則是詩也傳之鄉人而聞四方頌其克相足風人之室頌其善教足風人之母雖古今身時声律異調而出于尚齒好德之心一也序而白之宜哉侍讀君以清才妙器侍 經履其舊用于時而振其家者未艾則太淑人心益休體益健由八十而九十以底於期頤 茂恩嘉命所以履德而引其年者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鄙言特為之先驅去爾

送揚州同守方君考績還任序

弘治六年春予被 召北上道出揚州旅次聞揚州人談其同守方君之賢甚悉而君亦不鄙予出相見邸中目其貌聽其言懿哉君子人也

蓋審其政之良矣渡淮入徐遇巡撫都憲及巡按侍御諸公語及所部
吏長貳在旌異之列者亦必曰方同知予心重之所抵京而君亦以考
績至蓋君之治揚州於是歲六更矣嚴乎吏部曰稱又覈之于內臺曰
稱無異詞焉於是 廷謝已符辭選蒞所任凡與君同鄉而仕于京者
若今尚寶丞商君汝謙禮部員外郎程君相率請予請畀之一言且
更道其詳曰方君曠名文璣其字世君淳安人而才博氣溫而行方
領浙江鄉薦書屢上會試第利遂舉於第一人佐畿內大府於吏事
民隱若素習然循良之聲籍之動人而君不以自侈方采譽其職之不
暇豈非一特守貳之特出者哉兩程之言如此予以是益諗方君之為
賢而言不可已也雖然方君之政則誠有緒矣遠大之階亦將兆于此
矣顧書有之慎厥終惟其始蓋言終之難保也君還揚州治其績成而
通考之祗三歲爾益加勉焉守其道而不變吾見方君之政不止賢于
今之為吏者雖古人可企也晉服金緡以當專城之任俾有光于

朝家陟明之典則方君之所以勸其身以施及乎人者將有大焉予言
豈足為之軒輊哉淳安本歛政地若東西家然往者友人禮部司務良
弼實與君同所自出亦嘗道君之為人今十餘年矣蓋予於君夙相聞
且兼鄉曲之雅故期君之深而致天愛功之義焉

筆數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序

贈河間太守謝君考績序

金城謝君道顯知河間府事六年將奏績于朝前斯以狀上巡撫都憲張公巡按侍御武公二公合詞以河間畿輔民方告飢而謝君在任久民恃以安不可少銘郡紳俾仍舊蒞事益究厥施以俟豐歲狀下君不果行而同寅諸君咸相慶曰吾屬自今可受成而追于吏責誼不可無賀以予家郡中走書京師俾有言焉予觀天下之才必有所養而後足以致用士之負才者往自隨于成殆失養之過也謝君起關西諸生舉進士被遴選作養于翰林諸老先生恒進之以為大器遠業非崑瑣者比而君亦自刻意問學久之授監察御史在班行中風裁隱然出人上已而理鹽法于長蘆勘漕事于兩淮積運儲于四川所至皆有成績而望益閑由是吏部請于上有河間之命焉君治河間一切以

惠民為務吏事精敏百廢具興凡訟難決事難集者雖在異郡涉武衛亦多委君蓋閱歲者六枝旌擢之奏者四入 觀于朝而書上最者一錫誥晉階封贈其親以及其室人云褒異焉夫君一出而獲震臺再出而守大郡為名御史為良二千石雖其負才有過人者使非有所養以成之則亦為能致聲實之若此哉彼見遂于上官取妒于同列而為民之所疾視者其相去不啻霄壤哉雖然士之養也固出于

上而能自養以副上之求者恒鮮謝君以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同時升者二十八人今存者十五六起御史而克終為時聞人者亦不過什二三則謝君之能自養而無失焉九士之難也獨郡政之可賀哉潘泉之升 燕幣之賚皆 朝廷遇循良之盛典而懸之以待其人者異日舍謝君其誰與歸予承之翰林即重君斯文之雅殆非一日且河間者程之先壠在焉一廛之下受惠後矣故固君之留不能無喜計君且遷秩而吾鄉將缺望于利澤不能無戚然願君之遠且大以增光斯文而

為儒吏稱首則又不能不三復以致吾愛助之私焉

參政李公二親壽詩序

雲南參政富順李公克諧之受 命赴任也將便道之屬有其二親于堂其在工部舊同寅曹君元而下榮公之行作雙壽圖各賦一詩俾歸致慶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君言李公性最孝其仕京師即分祿為養而即其年勞獲賜封之典者再焉於是分之父自營繕主事進屯田即中壽今七十有七母胡氏自安進宜入今八十有三聯德偕老一鄉鮮儷又目擊其子位三品象笏朱衣奉觴稱壽以致隆于膝下如此榮矣哉若臺之老世孰無之而李氏二親獨者焉謂有子也服勞奉養之男人孰無之而參政公獨為人所稱焉貴且賢也然則諸君樂人之有親儀圖而詠歌之豈非尚齒好德之不可遇哉古詩三百篇有頌有風其軀裁不一也蓋凡世之致壽于人者出于頌因致壽而可以備世勸者出于風要之其有可尚可好者必其有可述焉者也參政公起進士歷冬官屬最久

謹輔作計却費能不以陛下奉山為忠主論多之必有茲今而雲南大
藩也地險遠宿里兵民夷祺居緩惟孔艱以公之才局當之固足以恆
士望而副 上之寵命所謂貴且賢者將益有大焉貴且賢益大則
誥之崇其階祿之陪其賦所以為二親榮者益盛即平公夫婦樂其子
之能養而宦成則心益休禮益康由者蓋而進于期順為君子之所頌
也益多聞其風也益勸是不可無序以論觀者豈徒以異歌童侑觴酌
備壽筵故事而已哉蜀多佳山水予少嘗遊焉而李氏所居聞在富順
之鴻鶴鎮者於號秀麗昔人謂蜀多仙非誠仙也受氣之淑積行之深
致養之篤有得壽之道也而不知者疑其為異吾於李氏有徵焉耳矣

送高君赴光山縣尹序

高君時宜以鄉貢進士久需欲于銓曹乃弘治甲寅之夏
廷授知河南之光山縣事凡在鄉曲者莫不為君榮率醪以慶之而屬
予言為之贈高氏世居河間之獻縣號頌宗其為人多樸茂而文曰溥

者始以儒起家歷淇萬兩縣公有惠愛善其民時宜奉親頌 厥誠事
兄鴻臚司儀君時舉仁 謙牧而不敢肆教諸子弟恂 守儀矩入庠
序畢力于簡策無統綺之習課僮僕勤樹藝而戒末作牢醴醢醢
之屬亦精潔以時不煩購置親賢禮賓必樂而後已家政彙修祖孫相
承幾可為一邑之冠蓋子弟與高氏有嫻好因獲交時舉昆仲間最稔
知其詳如此今時宜一出而有百里之地人孰不意其為筮仕者宜借
聽以自益而予則以為無煩于外求何哉孝親者奉上之推敬兄者處
僚友之道訓子弟即所以教民勤樹藝即所以養民治家有緒則行己
之方課僮僕使各職其職而無譁則御下之義夫如其何有於一邑
而况政與家規炳然在人耳目者哉謹而行之守其道而不渝雖有大
於令之責甚於邑之政吾見其無難理者世或謂人之與已也殊觀家
事之與官政也異致豈其然哉予獨念光山之為邑也其上有州又
其上有府又其上有藩臬諸司監臨孔多則任劇而身煩非養之深閱

歷之久詳核而通練若時宜者豈可易視之而不為之所哉
朝廷著令知縣有成績者起為侍御及省部官屬自進士者什九自鄉
貢者什一以時宜之才策時宜之志固將有遠且大焉豈直取足于一
邑之間而已此鄉人之意而予尊之以為告者時宜勉哉

陸君廷玉哀詩序

金陵陸厚仁甫之以貢升大學也亟奉其考君哀輓之什若干篇請予
為之序仁甫往歲嘗寓書景師請詩壽其考君及相聞矣歲丙午予考
秋試南畿仁甫弗克薦乃存想過甚禁予因以諭其考君之賢而善教
故能不以為介心若此距今則九易寒暑矣於是其考君之葬已久
哀輓之什繼之不已而況於仁甫有素者為能辭其序之請哉人之處
世也生樂而死哀本出人情非有所強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
情而生足以致備物之孝而世往之厭其數譏其繁豈不過乎夫禮始
乎脫成乎文終乎隆則仁人孝子之厚其親者蓋無或不用其情也

獨衣軌一事哉頌其生者予弗暇論若哀其死而為之辭則豈黃鳥
之篇雍露蒿里之作班見乎經著于傳記其數與繁固隆之意也古
者不葬而後以漸為之樵衾十其窆兆置之祠饗所以安其軀者甚備
銘其玄堂之內外而又奠之文衣之詩則固將以暴其行也夫人孰不
欲其軀之安行之暴為于者本其心而為之始出于備物致隆之不能已
者烏計其繁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謂其無為善之
實也況有其實哉陸君之葬也太常蕭田陳公師召銘之稱其尚禮秉
義有儉樸靖慎之行殆不誣者至於斤點金之妾却龜蒙之譜則尤卓
卓可幾古人然未躋上壽而不及見其子之成是真有可哀者已君有
孫鳳恩而文能割股以愈母疾今學士長沙李公質之為書其事而傳
焉殆君身教之懿所及君詩蹟其字廷玉嘗以輸粟賑飢為義官今不
書而字之者榮不逮德且以俟其後之昌也

贈福建按察使朱君序

弘治癸丑春予被 召還京師道出東昌得報云吏部擬山東按察副使朱君朝用為浙江按察使士論以為宜而不果用明年夏上始用吏部請以君為福建按察使士論咸伸曰宜哉

國朝酌古制罷藩鎮置都布兩司分蒞兵民又慮其政之隨與其吏之刻且貪也置按察一司俾監其中使正三品其下有副又其下有僉事分道提印以督列郡而總于使之人與否而一方之治忽繫焉其選顧不嚴且重哉朱君舉進士為縣有異政起而為御史風裁凜然其在山東威惠益著兵民之有冤抑求理者必之朱憲副而後已行部之臣有訟難決事難集者亦曰非朱憲副莫能辦其望如此故憲使之選一制再闕若不可以易君者君不足以副該選而有獲于私好若是或曰福建去京師地險遠其民之若于吏者多不能自達至怨以繼朱君亦不可不自勉也是又不然君為憲副山東其任偏其責分尚為之綽綽有餘地而況今茲之可以專行獨濟無敢撓乎其間者哉吾見君之

憚然有聲領海間而為閩人之福也弘矣官厚祿凝君異時而大其洗寃澤物之地也審矣然此皆不足為君道者憶當

聖天子踐作君與二三同志數扣闕上言請斥姦表進忠賢謀左道却貢獻朝政一新天下望治而不便者知君之不可以利啖也不久而有山東之行名為進之實外之也豈徒外之又從而論之蓋有是紛紜者六七年今 國是再定君亦進長外臺而公論翕然如更化之初矣予於是不獨慶君之升而亦竊慶夫善類之可以無懼也君便道歸省河間太守謝君道顯將合寮案舉觴餞君而走書請予言為之贈予與君同里閨辱相好特厚固將有所藉以贈君而况謝之諉重哉

贈侍御陳君知松江府序

弘治七年夏侍御光山陳君遜之用吏部言進擢知松江府事

命下日有言于傍者曰 國家財賦悉仰東南二畿為府十有三獨蘇松常鎮號曰大府非才弗畀而松江視三府尤難其縣二折之可為州

其區十數分之可為縣蓋米之輸京師者歲以百萬計而雜征弗與焉其地瀕海列軍戍盜不時發而訟益滋然峯泖環之郡境佳勝其人多秀而文徃二出占魁選名一時非藝直達焉之君子則亦莫可與得其民者然則求松江之治亦真有所謂不易者哉予曰不然陳君通才且明于經術無施不宜而於松江必有所不難者有所試也君舉進士為邑安東有子諒之政起而入憲臺有淑慎之譽嘗出按順天四府又稽考積弊于應天自其筮仕采二十餘年畿南北地固所謂輕車熟路安行而無虞者矣民情土俗亦有不俟乎索圖經詢故老而後得之者矣夫親民莫如建事莫如御史君皆優為之若是而况一府哉吾知君所以待其令與奉平部使者必皆有道以中處焉則財賦可不督而辨訟盜可不戢而弭士民可不諭而息矣聲茂實可以冠諸郡而上幾千古循良之臣將眈于此矣時有疑君不屑于郡而解之者曰畿內大郡守可目之小方伯予亦以為未然夫王畿千里有事可徑達而

聖澤之下也恒先非一藩方遠外者比在周之際劉子單子班齊晉宋魯列侯之上豈以其地廣狹爵崇卑而為之先後哉雖三代以下治事不同然所以尊王畿制諸夏之意一也君固知夫畿邦之為貴而無所羨于彼焉者也况崇階峻秩所以俟君子治績之成于異時者又未可量哉予族孫實嘗尹光山道陳君之賢予心志之既來京師始克識君諗其為臺憲之良而及見其有今茲之寵命焉於是松江之仕于朝者自大理卿王公以下相率餞之京兆檢府袁君佩又申其意請予文予妻董陳君遂不辭而次第其所聞以為贈

贈營繕所正張君壽七序

昔

文皇之徙都于北也凡天下材藝之士徵上京師者數十萬計而長洲張氏亦其一焉其剝金為楮號最良用以供殿庭宮闈及乘輿服御之飾每二稱旨四方來者咸以所售配其姓而稱之若今營繕所正君

克仁允謙牧好禮樂親一時賢士夫二之自遠至者多主其家用是君之聲稱益著而春秋七十步獲益健不覺其老也所居之東為涇溪樊都尉大振西為南陽李太常士欽皆與君善以君誕辰在歲之季冬望前一日暨諸縉紳繪海屋添籌之圖賦詩為壽而請予序予亦數與君還往知君之履行有可書者故不以辭而書之蓋當成化中輩下之人爭進獻以牟利府庫一空識者憾之而張君處其間獨不預既而今上更化凡以牟利進者悉敗其身家窳之荒裔其財貨歸于內帑其田宅屬之異姓向之赫二動人自以為得計者湯無有也而君歸然中存其世繁無恙其所自殖者有加君子謂張君誠智人也不可得也或曰張君非巧者特安其分而已然君淳樸出天性當其人之必家後相高也姻送之不貲燕集之非時獨外張君而君未始與之相角客過從者茶話而已半泉勺粟不輕以畀人而獨時二少捐以資士之困乏其為人如此夫其慎乎保家而不傲非分之福儉于處已而不恤流輩之

塗是故有服章縵事佔畢者之所不及况羣手市道者哉諸君子為祝其壽考而不能已者始出于斯乎夫壽五福之首非德無以致非富無以養也君富矣而以儉慎為德其所自奉者又嗜薄而厚庶壽之所積安知不由茲而八十而九十以上企于斯願如詩畫之所祝者哉君之先考君彥政始以矣人來居京師至君以中貴人薦為營繕所副受勅命之榮再進所正其晚福殆未艾云

慶處士汪君本忠孺人洪氏壽詩序

汪與洪皆新安碩宗汪祖唐六州總管越國公華洪祖唐河北黜陟使經綸子孫散處郡之列邑甚盛汪之居稠里者至宋而有提刑雁元洪之居洪源者至宋而有待制中孚其族益顯提刑之族在近世曰處士本忠君其配洪孺人待制之族也蓋自其少而為室家則和敬相先壯而有子女則慈孝相成老而享田園之樂則壽愷相高一里之間誠莫有尚之者於是順天府判吳君廷璋過予請曰洪孺人生乙卯五月十

二日今壽甲一周矣而本忠君生戊午十一月七日嘗以輸粟賑飢被
恩例冠帶榮其身有子二人皆克家曰後傑二後有子三人某之次
稚潭則其壻也潭來京師得縉紳詩若干篇將持歸致慶于堂願一言
申作者之意予於注洪皆還往甚稔且嘗觀其譜牒而知文獻之所自
又嘗一至稠里及洪源覽其山川之勝而知其代有賢者顯於朝壽者
名于鄉每優羨其祖澤之深風采之厚下種于人而不可誣有如此者
夫尚齒之說通于四代賀壽之義所從始也祝其人而不曰俾爾耆艾
則曰錫公純嘏賀壽而見于聲詩請之不可已也古今人雖不相及而
好德之心敬長之禮善三之義豈以世殊而有間哉諸君子之詩於本
忠暨洪孺人稱其德之懿而期其壽之永二洋三亦可謂善頌者矣
而本忠君夫婦伉儷之賢實足以當之而無歉顧其門地之遠且詳則
諸君子生異方容有不能盡知者予故序其詩而不以贅為嫌將使讀
者有考焉

贈編修吳君克溫南歸序

翰林編修義興吳君克溫自言其幼失恃鞠於其大母以有今茲而大
母疾一老不得恒起居因悒然抱病不可以任 朝謁請暫去歸其鄉
詔許之未行而有 講幃之命或者私議其不可去也而克溫持其堅
閣老以下固留不可遂行靳君克道與克溫同官其家京口又與義興
皆南甸也且其交厚善不與他等而謂予亦善克溫請一言為贈初克
溫上秋試予承乏主考是時南甸士幾三千人業尚書者尤號多佳士
而克溫名在五六人中五六人者以平時論之皆首選也繼而舉進士
者四人克溫與焉予以是竊自負不失士而與克溫還往久之知其入
懿哉不獨其文之工而已飭身嗜學恒歎然有進二不自足之心故被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即以病謁告去踰年上京師授編修聲聞日聞而
孰謂其毅然復有茲行哉士得一命即計日取祿以贍其家積階以為
其身之榮恒恐人之先已也而克溫以美才踐亨途兩以疾去豈非所

重者義而利之輕有不足容其心哉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如劉清江所云者有矣若吾克溫其始之去也以疾得敏身之義今之去也以大毋得致孝之義一皆出於至情而無他故其有所請也必遂乃已君子殆以是占其人而得其所存之懿不可及也夫士非有所明于義利則不足以言學蓋理欲之分若黔白淨穢然豈可以弗謹哉士謹乎此則為庶夫為吉士為休三之臣

主上賴之而天下國家陰受其利澤矣及是而有所成于功名之場者士之恥也克溫方進侍 講帟與羣彥並遊館閣間其學益邃行益成世所謂遠且大者可有也其疾旒膠大毋無恙翹首庭闕駕言遄歸以無負

聖天子養賢優士之寵亦因以見君子敬身致孝之急而他日有所成者果異乎衆人斯吾之所望于克溫也斯克道之所以倦于友朋者也

澄江文集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尹公先生既還政退居其里之澄江之上門生子弟相與詮次其文號澄江集為二十有五卷以進士吳君必顯亦門下上方知縣事昇而刻之刻已值考績上京師因取視走請序之以傳定誦之終卷而竊歎曰盛矣哉

皇明啓運百二十年于茲文化大行作者輩出其篇章所存誠足以飭治功而廣道術若尹公先生固其一人焉然非其才識之高師資之美際會之身則固未有能卓然名世者矣公生有異質而濟之以問學舉會試第一人擢進士高第識敏而才克恒思以身任天下事而不為泯忍之態其得諸天者甚厚泰和前輩若楊文貞公文端公及梁伯菴陳芳洲諸老先生公及事之或私淑之又以庶吉士得盡閱中秘之藏所與游必一時材傑而視迂左者為不足與也其得諸人者其博公在景泰天順中為編修即有名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首器遇之既而事

憲宗為侍讀進學士再進侍郎官兩京歷三部遂入內閣贊機務加宮保尚書道

今上訪落之初而公有所引避獲請矣其得諸上者甚隆蓋公之文始見場屋者已足各一時式後進其侍講筵職史館直筆昌言無所顧忌以至於考多士議邦禮司

帝之制命則甄收善類援據古典懋四夷而惠黎元天下之人固有因事考言而惜其未盡者矣然則本之才識博以師資而又值身泰之會卓然得見于用如此刻而傳之使人知天之生材也不偶其扁章所存將與前輩相上下而皇明文化之盛可考見焉吳君之功豈直不負于門牆之舊而已憶當成化丙戌故求新劉文安公眉山萬文康公並主考會試公與今吏部尚書鉅鹿耿公故禮部尚書南昌謝公分閱尚書卷而走獲在選中今三十年矣章司之陋不足以辱獎掖而公所以期不肖者无非他士可比顧倫落之餘疾疢之久學益荒見益陋實不

足以知公之文而况敢以不腆之辭冠其首哉南均西江不勝傾注謹序而歸之以少寓起君之敬萬一云爾

贈雲南按察副使謝君序

弘治七年之夏吏部言于

上以監察御史謝君榮廷獻為雲南按察副使命下之日有為之嘖嘖曰謝君舉進士為行人為御史嘗督視都城巡鹽兩浙其才高之閑健可詰戎兵佐司計出使湖襄分按畿北其風節之清峻可總憲紀典邦刑矧君以春秋名家且蒞河南道事當考覈之任其文學之美瞻識鑒之精明可秉校閱持官衡一時人才蓋可指數顧乃使之佐外臺于六詔萬里之外雖其位四品其服金緋其食上大夫之祿於君無不慊者公論謂何或對曰不然天下之官當為天下擇人而切焉為使私計者非君子意也君子之行已也見知于人弗喜不見知于人也弗戚如以君為見知于人歟則嘗擬副憲于蜀與山東者再擬丞京府者一無

援弗成也以君為不見知于人歟君嘗忤權貴人下 詔獄衆懼不測而君不以勢詆上章申理卒白其事由北觀之則君子豈少仕之遠近難易而悻然動其中哉雲南去京師最遠險民夷雜居自

國初宿重兵遣世將開府以彈壓之積久而弊滋恃遠而法弛起而圖之使吾人安邊事輯吏治成非有藉于良憲臣弗可於是當路寧輟君于近且易者而屈君于遠且難者殆出于為官擇人之意乎君其有以識此矣夫以才局之閑健若君風節之清峻若君文學之美贍識鑒之精明若君功名所升與日俱積則他時內徙而長憲臺用均勞之義入佐

天子公論傲然號知君君焉可得辭若存所快而得焉以喜有所規而避難以戚皆君之恥也謝氏為吾新安著姓居祁門者衣冠詩禮相繼不乏中世以來君叔姪昆季起科目占魁選者七八人出講下者亦往往進顯于時而君與予尤號知己方友君以自輔而勢不可留也於是

鄉人在京師者相與餞之予特次其所聞序而贈之

贈方君知濟南府序

吾友方君維新以成化戊戌進士授臨沂知縣踰六載始 召還為太僕丞二太僕未六載即用吏部請權知府濟南凡吾新安人在京師者喜維新之有茲 命也就道之日宜不可無贈言職方黃君碩夫過以見屬其語復其意靡吾不可以易得然始非能悉予者予與維新還往二十年重其人乃靳一語而不為之贈哉維新之為縣也有治績甚偉中梗于權貴人宦繳滯而守 節變其佐羣牧尤殫心力為之嘗畫其可罷行者十餘事以 聞馬弗耗而民弗疲聲為悼 日益起以有茲今獲少振焉蓋其滯 不少戚其振也不以喜隨其分之所及行其志求不失其在我者君子之道也而維新有焉其何所藉于不腆之辭之為重哉雖然濟南山東首郡轄州四縣二十有六屬吏幾千人戶口數十萬計非若向之一邑可以目擊坐理也濟南之為域也

親王國焉三司治焉中外重臣受簡命開幕府以控一方吏治民瘼
學政戎務刑獄繕作一切簿書泉穀之數慶集祠祀之典呼召厨傳之
科叢委香至日不暇給又非若向之考牧一事可以專行獨濟也維新
於是亦將惕然有思求所以副茲擢而無歎已乎古人建事貴善推焉
大易誨人莫先觸類維新固嘗發其所蘊一驗于治邑再驗于考牧皆
有明效非一時傲譽罔功者比然則一郡之治猶一邑之治也百務之
理也推之而有患以類相觸而無所闕則何施之弗宜何處之弗當何
官之弗稱其貴哉晉司藩臬人佐朝堂其道亦不加此矣或疑維新方
少振贈言者遽以是期之非責善之義是又不然古之詩人所以燕享
而頌其人者率以福祿為辭非願其貴且富也願其志之得行也予之
不敢靳其言若此碩夫以為可乎則請備言我鄉人而書之以為維新
贈焉

慶豐李翁七十壽序

豐本徐鉅邑多獲宗而李氏為稱首李之宗多老且賢者而應祥翁為
稱首翁早矢怙恃奉繼母以孝聞起家以儉勤至殷碩而好清約讀書
秉禮納交一時名士以自益凡古今圖籍墨本必重購之置坐右暇則
深衣幅巾焚香瀹茗時展一過若尚友然嘗發廩賑飢以

恩授七品階官如命士而遣子雲孫昂昇俱為庠序生督教甚力由是
豐人無少長皆知翁之為賢而春秋則七十矣昂之上太學也以道遠
不獲登堂拜慶乃求諸縉紳詩將持歸為壽而請予為之序夫先民之
所以慶其人之壽者非徒以其閱是甲子之多而已殆以其有可慶之
實焉以今觀之一里之間豈無七十之老然行弗傳名弗美則亦何所
持而為之慶哉則李翁之平生固不必有殊凡之行卓絕之名而君子
與其壽者有可慶之實也夫孝則悖盥不設于身儉以勤則奢僭不形
于家交名士則佞踈好圖籍則聲色屏推振飢之心則無吝志而所
施者博矣本教子之意則無慕習而所植者遠矣夫其羣行若是則曆

古稀之年而享太平之樂于林壑之下比于古康衢擊壤之叟為君子之所頌不亦可乎夫本固則末茂實厚則聲聞理也吾知李翁七十伊始將以漸而進耄耋臻期願因鄉射之行而正大賓之席遇養老之令而膺肉帛之賜使為善者加勸將不止于一家一鄉之稱首而已矧其子孫悉以經術自奮異時有出而登甲科躋顯庸于盛世使人稱曰此輩之李翁子也此豈李翁孫也翁心益怡射益休名益彰君子之所頌之者益至殆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而予言特為之張本云爾

秋江別意圖詩序

太平黃君汝燾為休寧孝司訓九年將上其績于京師縣人胡靜夫汪克成詹存中取休寧之景分十二題為秋江別意圖各賦一詩以餞書來請予為之序予往歲被放南歸得汝燾而與之還往三四年汝燾性高曠殆不可以苟合然獨心善予酷嗜詩凡居閒撫景寫懷酬物一寓于是休寧佳山水縣北松蘿山其勝處不咸蘭亭武夷縣西齊雲堂充

奇絕與武當相雄長縣東古城巖石門天險幾仇池而縣南終溪之水澄碧如帶沿溪上下石人峯落石亭玉几山諸可登涉釣游處至不可名狀予別墅在南山學舍在楓林原相去甚邇汝燾與予每二乘輿騎馬或坐籃輿駕小艇觴詠終日又得靜夫克成存中三人相與忘情寄傲于水雲山月間漁夫樵子往二見海然字輩心樂之不自知其身之在放籍而受墨于塵鞅也予既被 召入朝幸汝燾之將至而念靜天輩在故山所以序其詩者乃遠屬予不以予之心善汝燾故邪夫人之生世率苦無友非無友也相啖者衆則情有所不敢伸相與者嚴則意有所不能洽故雖交游遍天下而號相知者恒寡也若吾汝燾蓋可友矣一時遊從若靜夫克成存中又皆雅志林壑可與分社而不厭宜其賦此以寫臨歧續緒之懷不忍其去也汝燾為故侍郎世顯之從子受知大司成謝方石先生在休寧以善教聞出館下者多中首選今茲之來吏部將按籍而升之或知而薦之其詩將有所遇于世然則

歌頌 聖德被之管絃與能言者用立以鳴一代之盛非予與諸君子
所均于汝發者歟

送南京太常祠祭署祀丞武君序

子承之史官嘗伏讀金匱書考見我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濱比隆任妙又嘗奉 詔歸省道宿州之閔

子鄉孝豐里見大書徐墳額下馬祇禮且誦尚書陶凱所撰碑銘知

我

太祖高皇帝念王雋生 聖女而無他子以祀事屬有司又聞人言王

之祀武氏實主之然不得其詳也弘治甲寅冬有請文以贈南京太常

祀祭署祀丞武君騰霄者始見其本末云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諱等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毅將軍至其孫戡遂食

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衷為祀丞隸官太常守

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已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者以嗣聚

歷定暨開至騰霄三世矣騰霄以註誤廢職事者二年今歲夏詣

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於子而

子獲聞其詳如此惟 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膺天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惟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

同一道也天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養獮

有養新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

未有能過之者然則武氏後人宜何如而後可以言報哉謹其汛掃潔

其牲豆上體我

高皇帝推恩之盛心而不敢肆又以其暇日訓其子弟服詩書守禁令

俾居者無整法任者無數學享太平之福而優游于衣冠禮樂之區則

雖謂之與 國同休可也騰霄翹之予方官太常兼史事於
先朝故曾皇有喜聞而樂道者故序以畀之請予文者何姓而玉名所
謂善騰霄者其預錢則自武安侯鄭英而下若于人

送都閩徐弘範南歸詩序

佐制都閩事宜與徐君弘範今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謙齋先生震器也以今歲秋攜其子文煥來省先生于京師適
先生受 誥加三世勳銜省一品先生旋亦被 命進三孤總百官
衆宥密如故而于孫僭采視膳左右非常之 恩不賞之慶歎慕誦說
溢于都下殆近所未有也久之弘範請于先生而南凡在詞林各賦
詩道其行退走為之序惟先生以醇德正學事

三聖四十年更化初入 內閣位元宰

明天子端拱受成而先生不自有其功其心休二方集衆正廣

四聰以培 主德而惠黎元於家事不一挂意者以弘範為之子也弘

二十一

範自少力學聰悟過人亦憲有以自見者會先生畀之家政遂不復

與子嘗屢發廩濟歲侵所全活甚衆 朝廷亦嘉子之少有全茲其在

京師每不自安于官下遯其歸以督耕作奉丘壠用紓親之憂遇人則

九退避若脫生恂之不敢有其身之貴也若是者雖其質之美雖然

出于庭訓之懿者豈常情之可及哉矧茲之來候先生之起君而承

教其得諸觀法益深先生喜弘範之克家而可以畢力于公也其加訓

益至天然則亦何借于淺陋而為是說哉然竊聞之表閔之省父子

也其往及人不及知柳仲鄧至不敢與父之幕客抗禮范純仁本其

交志以參舟濟人志士尚友者宜不可忽也若弘範之所立似矣而文

煥之齒日長器日闕如因其所得之一二益克之以齊美而勵其子耐

先生于再見豈非贈言者之意哉詞林諸君子日從先生後仰窺先生

之心於蔡司徒之清介柳山南之風矩范文正之勲猷必追而與之同

者故因弘範之行樂道之俾荆溪之人誦其詩想見一時盛考之盛全

德承式於風教之益將有大焉豈直以敦世好叙離闕而已

樊母賈孺人七十壽序

駙馬都尉樊公之母孺人以弘治甲寅歲屆七旬清健無恙而季秋念五日維初度之辰凡貴而金貂賢而薦紳以至於姻戚僚寮登堂致慶者彌月其在鄉郡又加厚焉於是鴻臚司賈君錦衣千戶季君謂子之亦善公也以序見屬然字嘗賦詩一篇題其所謂南山圖者為孺人壽矣豈可再乎舜之則又曰詩約而序繁繁所以致其隆也請必無舜惟孺人賈氏系出安陽為故兵馬副指揮樊公之配有子女五人都尉公行二生極備偉孺人奇之曰是必當大其家者然非學不可遣入學讀書英悟駿發見者策其速器也會被選尚

英朝廣德長公主驛召孺人至京師入朝 兩宮賞其身有金帛之錫莫其居有第宅之賜履其德有綸綍之頒 恩禮駢繁觀者噴之而孺人不以貴忘其勤不以富易其儉所以教都尉公者益力都尉公日從

諸老先生講學諫詩執禮若恭其聲滿室在一時勳戚之右遂被

節知典禁旅入宿衛侍 請進受心膂之託蓋天賦人以不凡之資而以其非常之貴昇之豈多見哉顧所以毓成其德器俾承 光寵而將其福則孺人慈訓有不可誣焉者已都尉公奉母極孝又善事其兄訓育其子姪却統綉之習而服詩書守禮法長子琦次子璵雖授錦衣秩千戶皆循之若章縫之士然以是孺人樂之益介壽棋閱日之多至于四百二十甲子而漸進于期頤之域未艾豈可無慶邪昔有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賢者多美于風而母之壽一見于頌誠以王化必始于闡明故聖人取而著之經以垂訓來世炳如也若賈孺人以婦行之淑母儀之尊生我 朝

列聖道化漸被之餘躋高壽而享其子之備養如此辭而祝之於古詩人之遺義不庭幾乎豈直桑梓之私好而已子文素號鄙拙雖本諸君子之請而繁其辭亦不能出所題南山詩意徒見其贅爾其何足為壽

庵概喜之重也哉

古林黃氏續諸序

吾鄉巨姓必標其所居之地以自名其不地者不問可知其為下姓也民
姓必以地則君子有所據而聯姻小人有所依而獲庇然非數百年聚
而有道以維之亦不足以致之也自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實有封建
意然中原多金革之事故雖大姓如崔盧士者如朱陳者今亦不復知其
所在矣江南地險僻非用武之國而吾鄉又多深山長谷風氣聚而不散
人習禮義而重禮故巨姓視他郡為盛若古林之黃其一也黃之先曰正
集為晉新安太守始家于郡四世孫碧璇居郡之黃墩碧璇十世孫元謙
又居休寧西湧其孫文泉則古林之所從出也自元以來吾鄉先達以程
朱三大儒皆郡人由是慕聖賢之學不輕于仕而黃氏先人多從之將文
泉十四世孫伯固以易名家朱風林學士稱為畏友伯固之從弟君啟從
學注明安先生而文東山趙徵君又館于師山鄭公師山函稱之君啟三

子皆克世其學曰子運從學風林尤以行義稱以祖產讓其弟子中子度
而有闕後圃以居學者稱後圃先生東山著春秋屬辭諸書子中與有參
訂之力伯固之孫叔宗亦從學風林始學編古林黃氏族譜而汪容峯司
直序之則洪武庚戌也當是時江南新脫于兵人不自給而叔宗倦於
敬宗收族其志遠矣情乎益謙以上舊譜失傳叔宗亦莫得而紀之也迨
今又百餘年雲石之來者益蕃於是後圃曾孫世瑞本其公景高之志重
輯之世瑞不以其譜為足出而求證于四方得浮梁黃氏所藏黃墩舊譜
乃克上推其源得益謙以上三十二世下衍其流凡子孫之後出者皆在
焉總之為五十四世小傳以詳一族之行附錄以備一家之言由是古林
黃氏之譜始無憾焉請予序予每重世瑞之性行學識嘗往訪于古林見
其山之蒼然峙乎其前聽其水之浩然注乎其東則曰此固山川之秀鍾
于古林黃氏之先人者也南望之為瑯源之吳北望之為會里之程西望
之為斗山之程西而南為大畷之汪東望之為商山之吳東而南為以口

之程則又曰此固大家巨姓與古林黃氏相輔而立其師友而通姻婭者
也然考其先驗其後未始不由于祖宗之積學素行而能致其族之興者
亦未始不由于子孫之率德繩武而能保其族之長者然則譜牒之修不
知其本可乎噫今日之祖必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祖父也
一親疎宗孝敬而謹其墳墓之守奉其詩書之業以不墜門閥之傳則庶
幾此譜之不為虛器也已古林黃氏可不勉歟

憲副朱公暨孺人王氏偕壽圖詩序

偕壽圖一而附以詩若干篇出于工部屯田主事祝君李君堂之所
請以為其長員外郎朱君恩而作者蓋朱君之父憲副公今年壽七十
九母孺人壽八十俱無恙在堂而員外君遠仕京師故同官者本其
意而為之少致進賀也古之人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孝子愛日則
因其親誕之辰效其壽而為之慶者殆始于此夫親之壽不可以不慶
固也而況其賢且貴焉者乎憲副公起進士授監察御史歷山西按察

副使官中外二十年二逾五十即引去其通練之才情慎之操恬退之
節人至今而道之而孺人以巨族令女來歸于公其賦性貞淑處家
儉勤實與公相峙而成相偕以老其甚貴且賢有如此有而又得員外君
能養志以承其後趾美甲科官六曹以不替其詩禮之傳其賢而有後
又如此宜諸君子彰其壽而為之圖聲其貴且賢而為之詩也亦豈非
尚齒好德之心出于同然有不能自己者哉初祝君倡此舉以壽公未
幾而被薦治水江南不克竣事責成李君子父未之能復也乃今孟冬
員外君忽受命冊封親藩于荆湖有過家之便蓋向之所圖以致遙
賀者今遂可以拜膝下矣龍章鳳節照曜里閭山川草木赫有榮觀
東吳之老者奉觴酌以升少者操杖而侍企德向風彌月不已吾知
憲副公夫婦樂其子之能養而心益休體益康雖由是以進于期頤之
域而為人瑞于一鄉有不難致者矣憲副公誕辰在九月十四日孺人
誕辰在十二月十二日適與使歸之期相當而鄙作之涉遲鈍亦若有

待焉弗偶也故輒以是先諸君子書之圖額而為員外君申愛日之義云

慶沈母太孺人榮膺 恩壽序

中書舍人沈君久魁以三載考績 恩受 勅命贈其考隱德府君徵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太孺人惟時太孺人年七十有二以迎養來京師凡仕之在同鄉者咸樂君之有母也將合慶之而以序屬予竊聞之好德錫福其壽所陳玉璫黃流著于詩雅蓋言福之錫于君昇于天者必安和淑善之人人不可以倖致也太孺人幼失怙恃而鞠于祖母賢明貞惠事祖母以孝聞長歸隱德君克盡教戒不幸隱德君早世遺孤二人又竭力事其姑生畫養沒畫禮持家訓子以不墜夫君之業人稱其難蓋陸氏阜城鉅家若太孺人之叔父都憲公憲副公與其弟憲使公前後舉進士出入 朝省振華履身家法益備太孺人每諄諄以勵中書君昆弟曰非力學安得至此中書奉教惟謹遂登高第官近臣

清才如器表二一時而 君錫之恩天界之壽於太孺人遂兼得之求諸一鄉豈多見哉是宜賀矣或曰七十之老世豈無之而三載考績 恩命之頒又恒典也予曰不然算疇之所陳詩雅之所著正謂其有安和淑善之德而後可當盛大之福身老至之年爾苟非其人則君子以為倖致雖壽與恩何取焉若太孺人之德美矣被 龍章奎書之褒膺翟冠霞帔之服清健康裕歸然于堂則傳所稱歸極必嚮之五福而黃流不汪于瓦缶者非是之謂歟矧中書君名位登進太孺人 恩壽與俱將由今封以漸躋于高品由七十以馴至于上壽使里閭之觀者歆慕聞者興起福祿榮名與陸氏相高殆不徒光遠有耀而已然則鄉人之慶固昉于此乎予不佞於憲副公叔姪相選往而中書又子所器重者故特序其事以為稱觴者之先驅焉

潞州志序

彭城馬君知潞州之明年求州之圖籍閱之得兩寫本一成于永樂一

續于成化大抵詳于近畧卒遠也文俚而不雅事襍而無叙君竊病之
乃致科貢上五人與孝正桐城列松俾勞菟博采于諸史別集平涉潞
事者悉檢錄之乎自刪訂為若干卷其繙閱之勞彙次之審蓋窮日夜
之力而後成也馮君以予素相善詎其副走書京師請序之而梓行焉
夫圖籍之有資于世也尚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士訓掌之以詔地
求誦訓掌之以詔規事而知地俗當其時為人上者多明習天下事而
德業之隆有以也訓史職廢莫之可徵然方域之圖食貨之書人物之
記在後世不可少者固周之遺法乎潞據太行履蒲津號天下之脊物
產不乏而秬黍之生足以召大飴定古樂前代嘗以署軍府矣我
朝置州領縣六建宗藩大國一次國十數蓋山西巨郡也豫讓之志
鮑永之孝任敖李抱真王彥之勲烈炳然在人至少者德位丞疑佐
興運若杜敷先生尤他州所未有也夫如是而無圖籍紀之使文獻滅
列名郡等干僻陋學誰之責歟馬君志成而潞之為郡益顯蓋其詞也

其事核官于斯者可持循以為政生于斯者可尚友以為學也然不但
此而已鄰封異縣得而讀之心馬君之心各為其方之圖籍以傳將見
廟堂之上一吏二刻之職以贊吾君於九地利豐耗民風美惡人材
盛衰皆可按其原委輩因之所在謹禮恤民節財養士德業之隆比于
成周豈非

聖王求治之一助哉馬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暉字廷震以鄉貢士
家食時嘗編徐州志若干卷益士知蒲州改守潞所至以公勤牧愛聞
五人者李爾李壕牛良李堂舉于鄉王繼貢可監潞產也

筆政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序

辭金詩序

弘治庚戌秋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
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類

先皇帝大恩以事付都憲屠公二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祭事機合衆
議以冊印畀之臣文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之義折其姦明道之逆
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銚黃金器飾若

事異香燭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白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憂慮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

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 詔

上知公志堅許之令貯禮部備公使之需由是縉紳流聞嘖 稱美播

之聲詩積成巨編而推予為之序予嘗閱屠公辭金之疏見

聖論丁寧始命之受而終聽其辭者未始不歛衽嘆曰休哉非前民君

臣之可及也昔漢陸生使南粵受趙陀饋在橐中者千金他物稱是歸

不以言高帝亦不之詰宋趙令受吳越瓜子金雖不及知藝祖命受之

亦不聞其力辭也然則謀國之功偉而正己之道缺豈所以重名檢而

示懲刑于天下哉公為侍御歷都憲屢為劇任受重託其識足以察微

其才足以制變若陸生之學術趙令之勲猷公殆有焉而辭金一事則

過之矣遠近士夫仰公之清風而樂

聖天子成大臣之嘉謔詠歌之使廉貪之化可期伐檀之詩不作誠有

涉于風教為美談于後來不可以無傳也予與公同舉進士相知深故

不以鄙漢辭而序其事如此公名浦字朝宗世家四明今官為太子少

保兼左都御史魁幹偉異負氣節望而知為重臣碩輔云

端友齋錄序

端友齋錄一編出今錫山盛唐舜臣 嘗得端石之佳者為研而取

象于鐘鼎黼黻凡四輩既以名之又潔一室以貯之號端友齋矣復摹

其形哀其所得傳記銘詩之類鏤棗以傳請子為之序蓋凡諸君子所

為發端友之義者畧盡而予往歲亦嘗為舜臣銘其一焉將何說之可

益哉昔未南官出見奇石具袍笏拜之呼石友而舜臣方以詞翰與事

禮曹印局其倦 于斯者殆有慕焉爾矣錄之所載言人 殊非諸

君子所以私舜臣而廣其志識哉或曰鐘鼎以食言黼黻以服言非盛

德莫敢當也當之以物而加之友則哉于儻且鑿矣可乎是不然舜臣

之意以其有端之名有堅貞之德故取象焉求自益而因以風世之若

逢家者謂其儻且鑿焉過也彼命之曰陶泓侯之于即墨儼然人之而

又假命德之權則將累貞焉或曰飽仁義者不願人之膏梁美聞者

不願人之文繡恐循名責實者過而撫之以為端反之不屑于是也夫
端反之屑不屑人惡得知之而端臣之意則可知已或又曰舜臣如以
風世則為室貯之為銘相之斯已矣必錫棗以張之而壽其形辭哉名
之取義又何暇論乎是亦不然古君子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去琴瑟懼
其心之逸而性失養也夫端產抵玉而研之役在簡用有恒焉引之自
近則玉與琴瑟之倫也宜若南宮氏之姑反夫塊然者而已哉意觴政
奕譜之屬紛然競出以售人士夫間亦或樂誦之者端臣之為癖也
不寧愈乎吾以是序其錄而使之傳雖比之說郢書聽藝語固風世之
一端也非成其癖而為之辭也

壽前待御黃公序

黃公用遜以休致居蕪湖之驛磯三十年矣弘治辛亥壽當七十加健
焉凡鄉後進欲致慶于公者計得予一言時予彼放歸新安山中弗克
成予遂朝之又明年其鄉國學生鄭文博因庶吉士胡仲光以見申

其請曰黃公志也諾之又明年文博出宰於濬請益力曰公之壽七十
四失則懺然曰予不佞與公同出畿南素重其風節又承乏史氏得公
也詳能不一言以副尚齒好德者之夙願哉公舉進士授御史景泰中
上書論事獲罪謫典史營山稍進知安岳縣

英廟復辟初錄舊患多起廢而公值內艱去服闋乃僅得督府都事亦
漸向用矣而公復將疏論用事者遂被誣謫戍邊久之用事者敗始以
霽恩獲休致還其鄉既還有勸其自理雪者笑曰吾言為是可忍之事
哉今侍御劉君拜武宰蕪湖為建清風投于江濤以著公之高節歸老
瓊山先生實記其事蓋公性剛方而輔之以問學故一謫官再謫戍名
詆而氣益昌身窮而節益厲雖比跡古司直之臣何歉哉惟天生物至
不齊也然棄除之數恒默存其間不使偏勝焉南山之松其操凜然歷
冰雪不以變故用之則其材中明堂之選弗用則其壽閱千歲而弗凋
豈彼柔脆纖穠一發即萎者可同日語哉若公是也公材之弗究于用

人也非天也。踏耄至之年，享山林之福而樂之。孫之養俾善者勸，強不義者知畏。云也人孰得而沮之。新安無湖，相去不啻東西家。然三鄉人子弟出入者，之所以必至他日得謝而南，當訪公磯上登樓奉酒，聽公高論。且有詢于公曰：鄙文何好而公乃堅欲之也？相與撫掌訂晚歲之盟于巖壑間可乎？公自號養素，誕辰在歲十一月廿八日，有子二人，曰瑞曰淡。皆克家有孫五人，曰鵬為儒學生世其業云。

慶太守徐公七十壽詩序

寧國太守徐公恒孚致政居豐城里第餘十年矣。乃弘治乙卯春其伯子監察御史君奉 爾書有事于廣仲子兵科給事君奉

爾書有事于蜀期以明年事竣並集故鄉而公適年七十無恙。兩君者得親奉一觴拜膝下，伸愛日之義焉。於是士夫間榮其行多賦詩貽之而給事李君漢實受經太守之門奉以請序。予恒謂人生獲壽與福非難惟所積稱其所獲之為難。爾長歷厚享世豈無之而所積弗齒于君

子則奚壽與福之有哉。徐居曹城世以積善聞。至草堂先生軀能不施積學以殄後。伯子憲長公遂舉進士為名御史。已已之變嘗上疏止遷都之議甚偉。仲子即太守公繼舉進士歷南京吏部止郎知樞官兩郡。鑑裁之公牧愛之良為一時巨擘。而居家孝友嗜學至老弗倦。自號芝軒。老人出其門多取高第。蹟顯仕五子者亦皆身教之。曰昇曰趾美甲科。即今御史給事君曰景薦于鄉曰晏旭事舉業。蓋徐之先所積甚厚。至公益培之。且加濬焉。壽當古稀福踰常等而縉紳有發德之什風。洋二可以昭當時名四方。豈非所積足稱其所獲者乎。兩君以使命之重過里閭山川草木亦有榮耀。登堂之際親黨畢來為父者仰公之壽福並隆為子者企兩君之孝忠兼至。非德則孰與致之。吾知公心休而體豫由七十而馴至于期頤可前下矣。矧兩君以壯歲競爽乎。朝司獻納典風紀位日崇譽日興。所以為儲休委社之地者實有大焉。則凡播之聲詩託諸北與致南山之祝于異時者自今伊始予家新安。

與宣接境亦嘗受一塵于屬邑側聞公之德政也父又獲識兩君子
輦下斯文之愛不可辭也敬序而歸之

萱榮堂詩序

刑科給事中新喻張君受 詔覈邦計于二廣前期過走言曰文不佞
之有茲行也計歸日在嗣歲初冬可取道過家省母孺人于堂上惟時
母孺人壽周八十七文獲奉一觴候顏色蓋有慶以為榮且文侍瑣闥將
三年矣夙夜在公恒以勤恪自勵思得 恩封為母榮之所被皆
上賜也而吾母之慈訓實於是有徵焉謹以萱榮二字揭堂之楹大夫
士之厚于文者詠歌之至盈卷軸顧不可無序也敢奉以請走固諉不獲則起
而嘉歎曰榮哉士之限職守勢不得歸與將命四方苦于莫越之相闕
徒興于靡盬馳思于瞻雲而不能已則求如張君之獲事其壽母者豈
非千百之十一哉樹萱之詩燕喜之頌遠矣然尚齒好德之義本乎人
情者豈以古今而有間哉惟孺人出李氏世儒家為令女既嫁事其舅

逸軒翁燒甚孝佐其夫直齋先生有禮慈儉之行雖肅之儀賢明之譽
內外無間言其尤大者撫庶子若已出而教育給事君甚力給事君遂
擢賢科為近臣知名一時而又使 簡命于今茲清江玉筍之間有榮
觀焉吾意其登斯堂也且旨載陳衣冠畢集誦諸君子之詩以侈
上恩昭母德使見者企慕聞者興起一舉而忠孝之義具焉豈若昔人
之夸衣繡衿負笈于里巷而已哉李孺人目其子之成而享其養心日
休體日強雖由耄耄以漸臻于期頤其執禦之使輶北還
褒典南下則慈訓益彰榮益大本尚齒好德之義而為礼者其所得益
富鄙言特為之先驅爾其有足為斯堂之重也哉

送太守李君考績還嚴州序

太守李君叔恢之治嚴州六年矣弘治甲寅冬奏其績于朝書上最焉
予與君有世誦而喜其政成也將舉一觴以相屬道歲晏齊校相仍願
弗之遂既少間而訪君則君去久矣恒置恨焉忽一日膳部郎中程君

愈過予曰吾睡人荷太守君之惠澤甚厚思得一言為歸任之慶可乎
予亟諾之曰是方有款于君而無所伸其禮者第君業已行蓋徐圖之
饋部請不置在蒞之間至改歲而春已半蓋不獨愧李君并愧饋部
矣惟已酉之歲予被放南歸泝桐江而抵興城下拜嚴先生之祠退
與君相見富春驛中說故舊君以兄事我以道義勉我明日始別情依
依若不能釋予心識之今七月易寒暑矣彼詳召入朝值君之來乃不
得執手一欵叙誠慙然不自勝願獨有所悉于君者不敢不為睡人告
爾君世家東安為故都憲歸菴先生之孝子先生與先尚書襄毅公同
年進士事四朝以正學直道聞天下其家訓極嚴君兄弟四人皆以
儒發身各有立期不負其世風見流俗之事若將浼焉故其治郡惠民
而有禮君趾美甲科歷大理左寺正讞兩法司之獄必詳允有不可者
至以身任之不少徇焉故其治郡奉公而不刻夫惠民而有禮仁之推
也奉公而不刻義之施也兩者交舉而政之弗成者鮮矣此吾之所悉

于李君者睡人亦能知之乎饋部曰知矣而未能詳著之以取徵後來
是以有請也予又曰李君之為郡也久矣將有遷陝之
命吾恐睡人之欲終其惠澤而不可得也奈何饋部曰不然使李君而
有遷陝之命則位益崇施益溥吾睡人之豈敢專有而掩君子之轍
于東南山水之間哉予雖以遲鈍愧饋部然喜其言之有合也復書舅之
凡睡人之仕京師者悉繫名其後而饋部予同宗其先自歛從溥安故
為之倡云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人往致禮于其國
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
者檢討郭君瑀而下若干人釀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偉丰儀妙詞
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一品服視他使為
榮然亦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于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楊君志

學以來謝不獲則為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履視諸蕃獨恭順爵有請賜有謝元會

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瘴瘴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擊毘如禮無頑獷犯順之習使其國者盡兩月可還則敬止之行固不必有所咨計而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數于易而成于難彼使而涉瘴癘險阻之虞當頑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為者顧一切以蠻貊處之摘其罪言其詞實

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龍書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鮮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也純以中國行之則彼終以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肆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以自處者介可畏敬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善於其職若此名不虛白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

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為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其詞華墨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其何繁乎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

今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于朝鮮禮部以予名上值開經筵予不佞承之講讀官首不果行然恒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為快於敬止之行竊有羨焉故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真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送太常少卿沈公廷美考績還南京序

廷美年十九以上海諸生領鄉薦即有名其學自洽經外兼通諸家作為歌詩得意處不減唐人風格書法兩晉尤清勁豐腴為識者所鑒賞然數奇弗偶竟入吏部銓授中書舍人遷尚寶永幾九載僅一轉少卿而已廷美性和易有守不以仕途通塞為計念公暇與客暢詠終日當

其與到開口論事後成敗古今人賢否得失如指掌聞者嘖曰此有用之才邪而滯于此弘治辛亥始用薦陞太常少卿位任南京一考矣上其績于京師 詔仍舊任錫之誥命 陞辭南還大理卿王公景明於廷美同鄉同學號知己太常少卿李公士欽於廷美同官尚寶交莫逆喜其來而惜其去之亟也請予言為贈昔予獲交廷美時廷美方任玉河東城下每好天良日有所集予多在坐歌呼笑樂終夕不自休蓋於今三十年握手話舊恍不自知其髮之種二也雖然三十年來事紛二若蠅毛何可縷數獨以廷美觀之則當時固有較力以相高而謂其弱者矣有陰捷以取上官據左席而謂其迂者矣然不旋踵間事去名隳徒為人所指議而廷美頽如渥丹語如霏屑一飲累觴猶昔也為歌詩奇健可喜猶昔也與人論事侃侃不似屈猶昔也奏績而來予誥而歸亦何歉于得意一時徒自矜詡而旋已失之者哉南京舊都百司事簡太常所職者禮樂無簿書之勞東南山水佳勝處可日相尋眺

以自適蓋以已觀之謂之吏隱可也以人觀之謂之仙曹亦可也入門有終其身行要憲之途未一日之樂而不可有者廷美所得不既多乎然予於廷美非一日之推愛莫助之而竊有告焉通塞相乘者數之常也誠伸不失乎已者君子之守也廷美何患哉亦獨盡其在已者而已

南征紀績序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靖平之夷數弗靖 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往征之京營官軍自飾戎裝願行者聽而錦衣舍人廣右營君鑑其一入焉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兵營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也有日於是鄧君與其友指揮使元礼等若于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秋乎所不同心協力以殄寇圖報者有如此日衆志既諧乃受大將鼓旗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遇奮其謀勇無一不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于俘馘甚夥若于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煙肅清居民按堵奏捷于朝

天子嘉悅班爵賜賚有差而鄧君授百戶進千戶蒞事錦衣親軍榮有加焉乃聞奉此卷請為之序予惟天下事成于相契而敗于相嫉不易之理也况用兵四夷勝負之間安危繫焉烏可恃一夫之勇而弗資之人哉若鄧君與其友朋結為弟昆勉于功名勵之忠義堅腹心之託而成敵愾之功于不毛之地於禮所制五人為伍傳所補師和則克者始有合焉若被好此能而迫之險甲讒乙功而毀其成端然惟恐人之軋已而於國之大事不恤者亦何見之蓋哉鄧君年方妙志方健又不忘于軍旅艱難之際若是他日建勳四方致位金紫以增輝于同盟之人不自此而基之哉予故序而傳之以為斯舉也不獨可施之幕府行陣之間而已

贈陳君伯謙赴湖廣布政司理問序

弘治乙卯夏四月吏部試候銓者若干人次其高下有差而言于上授職事于中外惟時吾郡太學生陳君伯謙第在優等注湖廣布政

司理問二在藩幕為上佐其職典刑獄為專官非他屬謙瑣屑者比人往不知其然而意陳君不嫌于此者予曰是為知其然哉彼郡邑官能憚人意者每銓何啻百數而理問恒缺然無所見非無所見也郡邑之官多理問之官少也天下之政務細劇而難理者莫如刑二清則其餘可從而理故 聖朝之制設專官焉每一藩置按察司以總一方之大獄而布政司別置理問凡郡邑之刑繫布政司者悉隸之理問勤其情偽曲直而上之使二覆之而獄成焉由是強之鋤而弱者安惡之懲而善者勸其重如此非敬以聽之勤以蒞之公以決之其不至于償事而斲政者幾希是則按察理問品秩有崇庠治獄有大小其任之專一也君尚以為未嫌而不思有以稱其職哉陳居祁門竹溪為舊家世傳春秋二考聖人之刑書得其肯綮可理天下而况一官哉君年壯負學識練世故而不迂雖困于場屋而志益健茲之往也發其平生之所蘊于審克敬怠之間有所疑則傳之經義以求合今代制刑之與使

一藩之間刑清而政理上官才之君子予之則君為不負其所學而續
戒于異日膺薦擢以增光于一鄉可異也哉

贈沈君良臣知南雄府序

良臣以成化甲辰 賜進士出身第九人宜得京朝官乃選知歸德歸
德河南巨州也有軍衛雜處其間政劇訟繁而良臣優為之由是部使
者相繼上其治狀被旌異之典進階而及其親時親在吳中尚無恙人
以為榮且意良臣宜得入為六卿屬乃更授經歷右軍都督府三事雖
簡而良臣一處之以公勤宣典銓者知良臣在歸德嘗兼理兵民有聲
而輟之以佐 發嚴之重乎於是良臣將再考矣會南雄以闕守

聞典銓者復以君名上 詔可拜 命之日始有謂良臣迴翔頗久乃
今得一伸者予曰不然良臣自釋章縫即把州麾佐帥幕而食中大夫
之祿才歲一紀爾進而守大郡服金緋州縣之下吏環視而聽約束儼
然古諸侯之尊焉若是而猶憾其遷陟之濡滯可乎哉夫仕之申外與

遲速皆君子所不計君子所計在職之稱否爾南雄治領南與南安相
踞盡江廣孔道治之最劇者視中州支郡殆倍蓰也爾者盜起江右至
于殺將吏劫府庫

聖天子憂之為置巡撫憲臣專制數路賊所出入地而南雄實隣封軍
書往來小民繹騷將有日不暇給者視持文墨佐軍府又大異也然則
良臣之求稱其職也豈得謂之易哉吾聞天下之事小者理則大者
可以類推易者辨則可因而積之以待其難者君子之學當爾也良臣
之前此所操履所舉措廉謹詳核悉有規緒播于人口甚著蓋試久而
養深非一時淺二者比持之以不矜守之以不怠將見南雄之人慶其
有瘳而為君子之所嘉予者未艾也中外遲速宜良臣之所計哉

太子太保遂安伯陳公今大總戎蒞右府事雅重良臣喜其遷秩而惜
其去已來請一言予素交良臣知其人且其弟庶吉士良德予主考予
聞所得士又受 命教之于翰林沈氏往還非一日之雅也故序其事

以復陳公而因致其私焉

賀大理卿王公六十壽詩序

君子所貴平壽者非謂其有可壽之實哉善足以長人功足以利人之
家國如書所稱吉人傳所稱休之臣是謂有可壽之實者故人從而
壽之好德之公也及是而享耄耋期頤之年亦徒壽爾豈君子之所貴
邪予讀諸公所壽大理卿王公之詩竊為之嘉嘆曰公固有可壽之實
哉公奉天順庚辰進士及中外三十六年其為人和易聞奕周慎詳核
見者樂親之而利害莫能奪其守亦未始以矯激取名于進其官自南
京刑曹知黃州府參政廣西長憲江右入典大僕又之以都憲抚山東
而召為大拜平蓋公居刑官則一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不刻以為能
使有司則恤民之隱而擇其難者徵焉之令以裕民而救荒之功尤偉
以是其所歷之地感其更生而籲天懷其去思而立祠以祝公之壽甚
又况甲子週運算伊始凡在交承之契出于好德之公者其能已于言

哉昔漢張蒼明習律令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魏高允刺懷州有
遺愛而畿刑三十載內外稱其平宋富弼知青州兼景東安撫使活飢
民五十萬後四公俱至台輔享高壽功名赫然光照史冊求王公之
平生而數其宦轍固將以古賢者期者台輔高壽將不追而與之同乎
善足以長人功足以利人之家國為言人為休之臣所謂年彌高德
彌劭者公能不益自力乎公名震字景明上海人其始生日在歲之六
月廿七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用比陵白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四明屠
公暨諸同寅各賦壽詩一章舉酒相屬于公第請予為之序予與公同
出南畿重公之為人故不辭而書之如此他日由六十而七十如于公
又八十如富公又九十如高公以至于百歲如張公位六卿以佐
天子聲實流聞與歲俱積君子貴之益從而壽之崧高之章黃髮之什
洋洋灑灑被之管絃宜有名世巨公為執筆以後其盛若鄙言則謂之
先驅可也其何足為公之軒輊也哉

送王汝璋醫官南歸詩序

常之義與多世醫王氏其一焉王氏之產曰三汝瑛其學於素難而下
諸方書證治脈理尤邃自彼 徵入朝即供奉
御藥房內而 宮闈貴近外而勳戚卿大夫有疾必延汝瑛三三應之
無倦曰某宜攻某宜補盡一兩劑必勿藥下而賤若韋布君市廛胥史
之家有危急不可為者亦必懇願干汝瑛而聽之決其名勃二起聞四
方彼 簡知權判大醫院事而汝瑛嗜書秉義一不以利為計念喜與
館閣士還往抵掌論政往二有丞特憂世之心不特醫之良也予與汝
瑛同出商歲而多病交久益親聞其弟有璧汝璋者亦佳士不及識也
弘治乙卯夏五月汝璋以公檄自義興來京師獲省汝瑛于邸第時復
過予聽其談士風及世故雋爽明快傾倒若平生而動止撝謙秩二有
禮無泆忍齷齪之態能知為汝瑛之弟也汝璋居月餘將南歸凡納
交真昆五者繪圖以贈之行而謁予序之且曰汝璋以推擇為醫學

訓科自郡守貳邑今丞以暨廣合師生故家舊族之雋倪有疾必託汝
璋而愈汝璋負才通敏不拘二于一藝凡有司之公務繁劇數毛轄難
其人者亦或委汝璋二二夙夜勤恪必為之竣事而反命無少盤焉大
抵汝璋之醫而儒猶汝瑛也汝璋之醫而才猶汝瑛也汝瑛之醫而行于
朝廷汝璋之醫而行于鄉國其惠澤有遠近小大而濟人利物之仁較其
所存則一而已汝璋歸哉其惠澤益遠且大則其名益暴而不可遏吾
恐鄉國之間不能專予 徵召之典且不日下矣二惠翩然競爽于時
為一郡世醫之冠而於王氏見之豈非諸君子贈言屬望之意哉

元萬戶吳公與富溪程北山處士詩引

元德路判官兼義共萬戶吳公訥五言律詩一章與富溪北山程處
士安道者今百餘年矣蓋元之季所在盜起民不勝荼毒而起山谷團
義長畫深境全民之策者惟吾鄉獨盛若吳公與安道其一焉味此詩
則厭亂思治與夫遠害全身之意儼然溢於言表讀之可以想見一時

友朋相與周旋世故之狀使人慨然不能已考國史傳記蓋婺源大畷
汪公同最先倡義而休寧黃源吳公觀國溪西俞公士英及其子榮萬
川任公本立及其弟本初星洲葉公宗茂與先高祖安定忠愍侯皆起
應之而黜之汪公成德祁門之馬公國寶汪公均信程公德堅婺源之
許公次誠遙相應援者尤多汝口程公兼善最先死義而增溪金公賓
賜泰塘程公均佐與吳公皆以知兵受薦分道捍禦而吳公於安道實
引以共事十餘年間勝負相尋或內附

本朝或乃心元室各盡其力之所及而後生小子能道其事者則寡矣
予獨念安道當多難之時口不言功值維新之朝身不求仕智名勇
功居而弗有其畜之深發之弘者要亦不在諸公後蓋安道兩子勇望
皆賢而勇之子未昌二子慶祥允侗儻好義以松友自名一鄉之善端
焉慶祥與其族兄永寧老彬力以修復先業為志而永寧號竹友其彬
號梅友一時鼎峙於富溪山水間白髮蒼顏見者起敬不必簪組其貴

而德享於鄉不必章縫其業而教成于家豈非北山處士食其報而未
盡者將於是乎發之也哉慶祥之子宗盛老成孝友思引其先烈而弗
替乃得吳公此詩於其從弟正思所相與裝潢成卷請能詩者繼聲其
後乞走一言走嘉其志為詳著其事于首簡使讀者知前人起家之難
必修身慎行以延續于方亦碑北山之名遠而彌芳富溪之澤久而彌
長庶幾可以增輝斯卷豈徒曰存先世之手澤見當時之契分而已

南舒秦氏家譜序

吏部侍郎秦公崇化手續其家譜而刻之有年矣間奉以相示曰我先
世居廬州舒城之友鹿冲自宋以上譜逸莫可考五世祖漢卿勝國時
始以儒起家為提舉二生六安守天祐六安生奉化丞均玉奉化生
洪武庚戌進士行在刑部郎中子儀先祖也郎中當永樂初屢上疏論
事謫同知衛輝府始創秦氏譜一編學士胡文穆公為之序至我家君
梅山先生恒有志續焉未就而不佞實成之為三卷首譜圖以詳世系

次譜傳以著履歷次譜記以備文獻凡可知者謹書之不遺不知者闕之不敢妄有所損益明茲譜之可傳也取請一言干編首用詔我嗣人予與公同出南畿雅相好受而讀之終卷為序曰宗法之不可復也尚矣自魏晉以及隋唐有中正之設譜牒之上用以公選舉定昏媾必寓宗法其間五季以來一切報罷至宋中葉而歐蘇之譜出例嚴法精談者宗之下逮元季之亂譜學益廢况廬為左君弼所竊據而受就尤甚者哉我

高廟龍興一海內修復先王之禮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相偶異姓不相繼武弁之承文科之預必上圖狀論其世而後定一宗法之所推也百餘年來寓中又安而廬之為樂上也久矣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出為世用若秦公祖孫獲保其先緒而行其文獻之傳伊誰之力歟考秦之得姓云始咎繇或始伯翳子孫國於秦因氏焉蓋感德之後也中聞起介比幾代幾人而提舉公以一人之身

有子十一有孫十五曾孫二十有六玄孫五十有三五世孫六十有五來者未艾上下相去二百年爾非其所積之深且懿烏有是哉况嗣世者有保境之功有惠民之政有匡時之策蔚乎炳然可以於後而公趾美甲科歷官必宰其所典風教選舉參

廟謨而領使命于四方才望表表為時名流足以振其世風而弗替又誰之力歟夫念其族之所以完則非忠莫與報上感其身之所從出則非孝莫與繩武以長相勛而又以勛其後之人于無窮則宗法庶其有聞而斯譜之為可傳也審矣夫豈徒以紀名諱叙親疏別昭穆而已哉

慶陽韓君受 勅封禮科給事中序

滋陽韓君濟民有通核之才而勤恪以自勵為陝西苑馬寺錄事數年關輔上官亟稱之而君以地遠位下莫能有所拓以自見則慨然曰我諸子已長知向學未歸教之乃眷于一資斗祿間謂之何哉即不埃

美辭請其其事上官甚惜之而君欣然如得策東歸日坐一室召諸子相對治經史或至夜分又延明師儒相與講肄課試其所業諸子者奉訓惟謹學日以成其孟曰智舉庚戌進士擢禮科給事中其仲曰晉舉丁未進士知鄆縣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二惠競爽若雙鳳之出丹穴而翔于阿閣文采爛然為瑞一時而君篤教之功亦不可訖已弘治七年冬君以其孟考三載之績授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適以迎養而來拜恩闕下衣冠相輝人噴三以為盛事而同鄉厚善者又議請文為之慶中書舍人劉汝忠授簡于予二考以君之平生而為嘉嘆曰使君眷二一官不數年亦必循次而升或受薦而起然所理者非攻駟考救之長則簿書期會之佐爾豈若教子之為急且重邪懿哉韓氏之為父也天下之人孰不願其子之成願有幸不幸焉求於給事弟昆克庭訓致如是之烈者曾幾何人偉哉韓氏之為子也肆聖天子推本溯原賞其身有章服之榮褒其德有絲綸之寵厚其生有

公廩內饗之養使觀者式之聞者慕焉其為一時孝忠之勸後美嘗獨一家之私慶而已哉矧二子者一司邦諫一典風紀其言議風裁以朝皇度正百僚扶善類而懼奸究其功名思比于古之汲魏相鮑則所以為君之貽封者進而益崇將自茲始乎於給事弟昆同朝辱相與非一日特序其事以畀汝忠為稱觴者先

壽廷翁六十詩序

新安汪氏皆祖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越國當隋末起義保鄉井其弟長史宣城公實佐之宣城故宅在休寧之西去率山五十里曰鵬原亦曰彭原山川盤回地土沃衍子孫不下數千指其俗好文其人多壽若大倫翁者實宣城公之裔其為人敦碩慈慎而持之以儉勤行之以義讓田豐業隆甲于鄉其從弟六淵判水州從姪進士皆名流也子漢為邑庠生次子治亦讀書謹礼有孫三人其羣從兄弟有七八十歲者數人而翁亦壽周一甲矣翁既以家務付兩子乃作樓于所居南山

下居之月登眺觴詠為樂榜曰南山樓一切世務事不問其子胥曰李
主謨與漢同學以翁誕辰在弘治丙辰九月廿四日命工繪香山九老
圖相之以詩用祝翁壽而求子為之引予觀鵬之為物水搏三千扶搖
直上者九萬而去以六月息物之壽者也而老彭則人之壽者取以名
地汪氏世居焉壽之鍾也南山之樓本以其地名而詩之稱壽者曰如
南山不寫雖偶而天相契焉壽之徵也白傳在香山作九老之會世傳
為美談而翁與羣從兄弟蒼顏白髮為樂乎率山之下不俟爵而榮不
待祿而富壽之等也然則誦南華之篇詠風人之雅讀醉吟先生長慶
之句壽筵孔張風日妍美使童子按而歌之羣從兄弟起而和焉屬翁
一觴翁心樂之躄休而神豫由六十而七十六十目其子胥之學成而
顯達翕然墳麓之誼折然橋梓之時瑩然水王之輝使鄉之人指而曰
鵬原之士有賢如汪翁壽如汪翁觀者皆嘆聞者欣慕尚有不一之書
為翁重者予言詩為之張本云耳

贈進士李君知宣城縣序

蒙陰李君應靈之受命宰宣城也予嘗贈一詩既而良輔廷平作巨
軸述李君之事掣求予序予辭之曰言惡可若是其贅乎而良輔請益
堅曰應靈忠顯同年友也忠顯家于歙其別業在宣城有弟忠弼受經
儒學而應靈實惠教之企以是有請焉且應靈之意謂詩之教婉而約
非序不足以致詳也予諾之未及為李君行矣聞日則以謂良輔曰應
靈為故戶部正郎漢章之子漢章以文學政專名于一時不幸不究其
遠業以終應靈世其經舉于鄉而進于

天子之廷衰然高等其家訓之懿李力之強何惜乎不腆之言而後有
得哉顧其意君有不厭于歙者君子歛然不自滿之意也人惟自滿
而后所謂功名道德者畫焉止矣謂人不可以加我矣而不知我之不
足以踰中人奚益焉若吾應靈其知此邪夫持是心以蒞政必勤持是
心以臨民必畏持是心以事上必忠吾見宣城之治將庶幾古之循吏

以無負于世科與

明天子為民擇令之意可知也旌異之選憲臺之 召在部使者舍李君其誰與歸本大而末茂質厚而聲聞固不易之理也然則良輔之倦倦于友朋豈直桑梓之私而已哉予往歲受 詔省覲道宣城望敬亭波宛水宿宛陵書院一夕爰其山川高深風土淳樸與吾新安實相似故因李君之行而忘其言之復也如此予既以是異良輔俾書寄之而士夫間聞者漸廣悉欲附名其後蓋皆樂李君之為人而幸宣民之有奉也

聖賢像序

聖賢像一卷故時江程氏家藏石刻本也予所見蘇浙二刻本與此互有得失名亦小異皆宋書院所臨舊本散行于世者最後于京師見宋真蹟于陸詹事家於休寧又見之於汪時春家較之三本大有不同如刻本以東平王為宋武帝以曹參為曹操以羊祜為宋仁宗以裴度為

李勣以趙濟獻陸丞相為蔡西山父子又於凌煙勳臣中摘程履為李臨淮飲中八仙中摘汝陽王為唐太宗之類甚多以今考之東漢諸王常御遠遊冠又謂之側注冠若南北朝安得有此曹參喜黃若師盍公故為道裝與 詩氣象何預傳稱玄帝神像即仁宗御容亦非輕裘緩帶者可相擬也晉公貌不踰中人而以此為英公西山九華處士終建陽家廟本皆作深衣幅巾而乃為袍笏之像是皆後人亂其標目而傳者各以所見為定本也畢竟書院臨本為近之故輒參考重定一番且檢名以古今贊辭繫之于右而記其不同之故如此焚香啓冊歛衽肅觀仰企聖賢寤寐千古而凡一時勳猷節行文學材藝之士皆得我師焉亘直寓目而已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八月四日後學新安程敏政謹識

壽鮑君從遠六十序

歛西多舊家白棠越者鮑氏世君之鮑氏之先有父子遇寇難爭相致

命冠義而釋之鄉人號慈孝鮑家事見宋史又曰雙橋者鄭氏居也其
先在元有循吏鄉人言于官表其門曰貞白里兩家文獻畧等世為婚
姻非餘姓所及曰鮑君從遠者在諸鮑中尤號名士足不闕公府而修
敬于家身不安市廛而殫力于塘場其性曠達不以晚嗣為戚而得
四男其行皆直不以長生為惑而壽六袞殆庶幾古之所謂孝弟力田
者歟嗣歲之冬十二月六日懸弧之辰也其脊曰雙橋鄭最以書求予
言為之慶三家居時蓋嘗道歎西海沙溪過棠樾經雙橋訪先輩之遺
跡顧瞻裴哀而不能去其父兄子弟見予者性謹禮達節蔚然有文以
足知其慈孝貞白之遺風凜然未泯也然則從遠之壽予又烏得辭嚴
之請哉從遠之從祖謚齋先生近世老儒予不及見之而獲交其子泰
亦究心內學人也嚴之從父璩隱居力學好古文辭與予善且為嚴致
書甚力予故道從遠之為人序以畀之又緣其所居之義賦詩四章其
後俾壽筵之上童子歌之以侑觴而申南山之祝焉

棠為樾兮有室有廬輯而不諱慈藏之居彼碩人兮樂此有餘棠之
德兮有竭有塘既讀其耕惟生之常彼碩人兮其德孔長棠之德兮
有子有女子也誦之債亦楚之彼碩人兮爰樂爰處棠之德兮有肉
有醪願保百齡勛骨無勞彼碩人兮其樂陶



